

# 《5.4 版第 4 辑 4》--7.4 第 185 坛 起诵仪

## 请佛发愿

稽首禮諸佛    及法比丘僧    我今為自利    亦利諸有情  
與諸善同修    正聞大藏經    傳承三聖學    令正法久住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## 香赞

(一遍)

炉香乍熟. 法界蒙薰. 诸佛海会悉遥闻.  
随处结祥云. 诚意方殷. 诸佛现全身.

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(三称)

## 开经偈

(一遍)

无上甚深微妙法    百千万劫难遭遇  
我今见闻得受持    愿解如来真实义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讽诵经时    当愿众生：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顺佛所说    总持不忘.

(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)

# 賢愚經卷第六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(三一) ◎月光王頭施品第三十(丹本此品却在五卷為二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園中。爾時世尊，告賢者阿難：「其得四神足者，能住壽一劫，吾四神足極能善修，如來今者當壽幾許？」如是至三：

於時阿難為魔所迷，聞世尊教，默然不對。又告阿難：「汝可起去靜處思惟。」賢者阿難，從坐而起，往至林中。阿難去後，時魔波旬來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處世教化已久，度人周訖，蒙脫生死，數如恒沙，時年又老，可入涅槃。」於時世尊，取地少土著於爪上，而告魔言：「地土為多，爪上多耶？」魔答佛言：「地土極多，非爪上土。」佛又告言：「所度眾生，如爪上土，餘殘未度，如大地土。」又告魔言：「却後三月，當般涅槃。」於時波旬，聞說是已歡喜而去。爾時阿難，於林中坐，忽然眠睡，夢見大樹普覆虛空，枝葉蓊鬱，花果茂盛，一切群萌，靡不蒙賴，其樹功德種種奇妙，不可稱數。旋風卒起，吹激其樹，枝葉壞碎猶如微塵，滅於力士所住之地，一切群生，莫不悲悼。阿難驚覺，怖不自寧，又自思惟：「所夢樹者，殊妙難量，一切天下咸賴其恩，何緣遇風碎壞如是？而今世尊，覆育一切猶如大樹，將無世尊欲般涅槃？」作是念已，甚用戰懼，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向所夢如斯之事，將無世尊欲般涅槃？」佛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，吾後三月，當般涅槃。我向問汝：『若有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，吾四神足極能善修，如來今日能壽幾何？』如是滿三而汝不對。汝去之後，魔來勸我當取涅槃，吾已許之。」阿難聞此悲慟迷荒，悶惱惱塞不能自持，其諸弟子，展轉相語，各懷悲悼來至佛所。爾時世尊，告於阿難及諸弟子：「一切無常，

誰得常存？我為汝等，應作已作，應說已說，汝等但當懃精修集，何為憂惑？無補無行。」

時舍利弗聞于世尊當般涅槃，深懷歎感，因而說曰：「如來涅槃，一何疾耶？世間眼滅，永失恃怙。」又白佛言：「我今不忍見於世尊而取滅度，今欲在前而入涅槃。唯願世尊！當見聽許。」如是至三。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，一切賢聖，皆常寂滅。」時舍利弗，得佛可已，即整衣服長跪膝行，繞佛百匝，來至佛前，以若干偈，讚歎佛已，捉佛兩足敬戴頂上，如是滿三，合掌侍佛，因而言曰：「我今最後，見於世尊。」叉手肅敬却行而去。將沙彌均提，詣羅閱祇，至本生地。到已即勅沙彌均提：「汝往入城，及至聚落，告國王大臣舊故知識諸檀越輩，來共取別。」爾時均提禮師足已，遍行宣告：「我和上舍利弗，今來在此，欲般涅槃，諸欲見者宜可時往。」爾時阿闍世王，及國豪賢檀越四輩，聞均提語，皆懷慘悼異口同音，而說是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法之大將，眾生之類之所親仰。今般涅槃，一何疾哉？」各自馳奔，來至其所，前為作禮，問訊已竟，各共白言：「承聞尊者，欲捨身命至于涅槃，我曹等類，失於恃怙。」時舍利弗，告眾人言：「一切無常，生者皆終，三界皆苦，誰得安者？汝等宿慶，生值佛世，經法難聞，人身難得，念懃福業，求度生死。」如是種種，若干方便，廣為諸人，隨病投藥。爾時眾會，聞其所說，有得初果乃至三果，或有出家成阿羅漢者，復有誓心求佛道者，聞說法已，作禮而去。

時舍利弗，於其後夜，正身正意，繫心在前入於初禪，從初禪起入第二禪，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，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。從第四禪起，入空處定，從空處起，入於識處，從識處起，入不用處，從不用處起，入非有想非無想處，從非有想非無想處起，入滅盡定，從滅盡定起，而般涅槃。時天帝釋，知舍利弗已取滅度，與多天眾百千眷屬，各齋花香供養之具來至其所，側塞虛空，咸各悲叫，淚如盛雨，普散諸花，積至于膝，復各言曰：「尊者智慧，深若巨海，捷辯應機，音若涌泉，戒定慧具法大將軍，當逐如來廣轉法輪，其取涅槃，何其速哉？」城聚內外，聞舍利弗

已取滅度，悉齋酥油香花供具，馳走悉集，悲哀痛戀不能自勝，各持香花，而用供養。時天帝釋，勅毘首羯磨，合集眾寶，莊嚴高車，安舍利弗在高車上，諸天龍鬼、國王臣民，侍送號咷，至平博地。時天帝釋，勅諸夜叉：「往大海邊，取牛頭栴檀。」夜叉受教，尋取來還，積為大積，安身在上，酥油以灌，放火耶旬，作禮供養，各自還去。

火滅之後，沙彌均提，收師舍利，盛著鉢中，攝其三衣，擔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長跪白佛：「我和上舍利弗，已取涅槃，此是舍利弗是衣鉢。」時賢者阿難，聞說是語，悲悼憤悶，益增感切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此尊者，法大將軍，已取涅槃，我何憑怙？」佛告之曰：「此舍利弗，雖復滅度，其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，如是法身，亦不滅也。又舍利弗！不但今日，不忍見我取般涅槃，而先滅度；過去世時，亦不堪忍見於我死，而先我前死。」賢者阿難，合掌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往昔先前取死，其事云何？願為解說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一大國王，名旃陀婆羅脾（晉言月光），統閻浮提八萬四千國，六萬山川，八十億聚落。王有二萬夫人嬪女，其第一夫人，名須摩檀（晉言花施）；一萬大臣，其第一者，名摩旃陀（晉言大月）。王有五百太子，其最大者太子，名曰尸羅跋陀（晉言戒賢）。王所住城，名跋陀耆婆（晉言賢壽），其城縱廣，四百由旬，金銀琉璃頗梨所成，四邊凡有百二十門，街陌里巷，齊整相當。又其國中，有四行樹，亦金銀琉璃頗梨所成，或金枝銀葉，或銀枝金葉，或琉璃枝頗梨葉，或頗梨枝琉璃葉。有諸寶池，亦金銀琉璃頗梨所成，其池底沙，亦是四寶。其王內宮，周四十里，純以金銀琉璃頗梨。其國豐潤，人民快樂，珍奇異妙，不可稱數。爾時其王，坐於正殿，忽生此念：『夫人處世，尊榮豪貴，天下敬瞻，發言無違，珍妙五欲，應意而至，斯之果報，皆由積德修福所致。譬如農夫由春廣種秋夏豐收，春時復到，若不勤種，秋夏何望？吾今如是由先修福，今獲妙果，今復不種，後亦無望。』作是念已，告諸群臣：『今我欲出珍寶妙藏置諸城門，及著市中，設大

檀施，隨其眾生一切所須，盡給與之。』並復告下八萬四千諸小國土：『悉令開藏給施一切。』眾臣曰：『善！敬如王教。』即豎金幢，擊於金鼓，廣布宣令，騰王慈詔，遠近內外，咸令聞知。於時國中，沙門婆羅門、貧窮孤老，有乏短者，強弱相扶，雲趨雨集，須衣與衣，須食與食，金銀寶物、隨病醫藥，一切所須，稱意與之。閻浮提內一切臣民，蒙王恩澤，快樂無極，歌頌讚歎，盈於衢路，善名遐宣，流布四方，無不欽仰，慕王恩化。

「於時邊表，有一小國，其王名曰毘摩斯那。聞月光王美稱高大，心懷嫉妒，寢不安席，即自思惟：『月光不除，我名不出。當設方便請諸道士，慕求諸人，用辦斯事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勅請喚國內梵志，供設餚饌百味飲食，恭敬奉事，不失其意。經三月已，告諸梵志：『我今有憂，纏綿我心，夙夜反側，何方能釋？汝曹道士，是我所奉，當思方便佐我除雪。』諸婆羅門共白王言：『王有何憂？當見示語。』王即言曰：『彼月光王，名德遠著，四遠承風，但我獨卑陋，無此美稱；情志所願，欲得除之。作何方便能辦此事？』諸婆羅門聞說是語，各自言曰：『彼月光王，慈恩惠澤，潤及一切，悲濟窮厄，如民父母。我等何心從此惡謀？寧自殺身，不能為此。』即各罷散，不顧供養。時毘摩斯那益增愁憤，即出廣募周遍宣令：『誰能為我得月光王頭，共分國半治，以女妻之。』爾時山脇有婆羅門，名曰勞度差，聞王宣令來應王募。王甚歡喜，重語之言：『苟能成辦，不違信誓。若能去者，當以何日？』婆羅門曰：『辦我行道糧食所須，却後七日便當發引。』時婆羅門作呪自護，七日已滿，便來辭王，王給所須，進路而去。

「時月光王國豫有種種變怪興現，地處處裂挫電星落、陰霧晝昏雷電霹靂，諸飛鳥輩於虛空中，悲鳴感切自拔羽翼，虎豹豺狼禽獸之屬，自投自擲跳踉鳴叫。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皆夢大王金幢卒折、金鼓卒裂。大月大臣，夢提為鬼奪王金冠，各懷愁憂，不能自寧。時城門神，知婆羅門欲乞王頭，亦用憤憤遮不聽入。時婆羅門，繞城門數匝不能得前，首陀會天知月光王，以此頭施，於檀得滿，便於夢中而語王言：『汝誓布施，不逆眾心，乞者在

門，無由得前，欲為施主，事所不然。』王覺愕然，即勅大月大臣：『汝往諸門，勅勿遮人。』大月大臣往到城門，時城門神，即自現形白大月言：『有婆羅門從他國來，懷挾惡心欲乞王頭，是以不聽。』大臣答言：『若有此事，是為大災。然王有教，理不得違，當奈之何？』時城門神，便休不遮。大月大臣即自思惟：『若此婆羅門，必乞王頭，當作七寶頭，各五百枚，用貿易之。』即勅令作。時婆羅門徑至殿前，高聲唱言：『我在遐方，聞王功德，一切布施，不逆人意，故涉遠來，欲有所得。』王聞歡喜，迎為作禮問訊：『行道不疲極耶？隨汝所願，國城妻子，珍寶車乘，輦輿象馬，七寶奴婢僕使，所有欲得皆當與之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一切外物，雖用布施，福德之報，未為弘廣；身肉布施，其福乃妙。我故遠來，欲得王頭。若不辜逆，當見施與。』王聞是語，踊躍無量。婆羅門言：『若施我頭，何時當與？』王言却後七日當與汝頭。爾時大月大臣，擔七寶頭，來用曉謝，腹拍其前，語婆羅門言：『此王頭者，骨肉血合，不淨之物，何用索此？今持爾所七寶之頭，以用貿易。汝可取之，轉易足得終身之富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不用此，欲得王頭，合我所志。』時大月大臣，種種諫曉永不迴轉，即時憤感，心裂七分，死於王前。

「於時其王，勅語臣下，乘八千里象，遍告諸國言：『月光王却後七日，當持其頭施婆羅門。若欲來者，速時馳詣。』爾時八萬四千諸王，絡繹而至，咸見大王，腹拍王前，『閻浮提人，賴王恩澤，各得豐樂，歡娛無患。云何一旦為一人故，永捨眾庶，更不矜憐？唯願垂愍！莫以頭施。』一萬大臣，皆身投地，腹拍王前，『唯見哀愍矜恤我等，莫以頭施，永見捐棄。』二萬夫人亦身投地，仰白王言：『莫見忘捨，唯垂蔭覆。若以頭施，我等何怙？』五百太子，啼哭王前：『我等孤幼，當何所歸？願見愍念，莫以頭施。長養我等，得及人倫。』於是大王，告諸臣民夫人大子：『計我從本受身已來，涉歷生死由來長久，若在地獄，一日之中，生而輒死，棄身無數，經歷灰河、鐵床、沸屎、火車、炭坑及餘地獄。如是等身，燒刺煮炙，棄而復棄，永無福報。若在畜生，更相食噉，或人所殺，身供眾口，破壞消爛，亦復無數，

空棄此身，亦無福報。或墮餓鬼，火從身出，或為飛輪，來截其頭，斷而復生，如是無數，如是殺身，亦無福報。若生人間，諍於財色，瞋目怒盛，共相殺害，或興軍對陣，更相斫截，如是殺身，亦復無數。為貪恚癡，恒殺多身，未曾為福而捨此命。今我此身，種種不淨，會當捐捨，不能得久。捨此危脆穢惡之頭，用貿大利，何得不與？我持此頭，施婆羅門，持是功德，誓求佛道。若成佛道功德滿具，當以方便度汝等苦。今我施心，垂欲成滿，汝莫遮我無上道意。』一切諸王臣民夫人太子，聞王語已，默然無言。

「爾時大王，語婆羅門：『欲取頭者，今正是時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今王臣民大眾圍遶，我獨一身，力勢單弱，不堪此中而斫王頭，欲與我者，當至後園。』爾時大王，告諸小王太子臣民：『汝等若苟愛敬我者，慎勿傷害此婆羅門。』作此語已，共婆羅門入於後園。時婆羅門又語王言：『汝身盛壯力士之力，若遭斫痛，儻復還悔。取汝頭髮，堅繫在樹，爾乃然後，能斫取耳。』時王用語，求一壯樹，枝葉鬱茂，堅固欲繫，向樹長跪，以髮繫樹，語婆羅門：『汝斫我頭，墮我手中，然後於我手中取去。今我以頭施汝，持是功德，不求魔梵及天帝釋轉輪聖王三界之樂，用求無上正真之道，誓濟群生，至涅槃樂。』時婆羅門，舉手欲斫，樹神見此，甚大懊惱，『如此之人，云何欲殺？』即以手搏婆羅門耳，其項反向，手脚繚戾，失刀在地，不能動搖。爾時大王即語樹神：『我過去已來，於此樹下，曾以九百九十九頭，以用布施。今施此頭，便當滿千，捨此頭已，檀便滿具。汝莫遮我無上道心。』爾時樹神聞王是語，還使婆羅門平復如故。時婆羅門，便從地起，還更取刀，便斫王頭，頭墮手中。

「爾時天地，六反震動，諸天宮殿，搖動不安，各懷恐怖，怪其所以。尋見菩薩，為一切故，捨頭布施，皆悉來下，感其奇特，悲淚如雨，因共讚言：『月光大王，以頭布施，於檀波羅蜜，今便得滿。』是時音聲，普遍天下。彼毘摩羨王聞此語已，喜踊驚愕，心擗裂死。時婆羅門，擔王頭去，諸王臣民夫人太子，已見王頭自投于地，同聲悲叫，絕而復甦；或有悲結吐血死者，或

有愕住無所識者，或自剪拔其頭髮者，或復齟裂其衣裳者，或有兩手齟壞面者，啼哭縱橫，宛轉于地。時婆羅門，嫌王頭臭，即便擲地，腳踢而去。或復有人，語婆羅門：『汝之酷毒，劇甚乃爾，既不中用，何乃索之？』于時婆羅門，進道而去，人見便責，無給食者，飢餓委悴，困苦極理。道中有人，因問消息，知毘摩羨王，已復命終，失於所望，懊惱憒憒，心裂七分，吐血而死。毘摩羨王及勞度差，命終皆墮阿鼻泥犁。其餘臣民，思念王恩，感結死者，皆得生天。

「如是阿難！欲知爾時月光王者，今我身是。毘摩羨王，今波旬是。時勞度差婆羅門者，今調達是。時樹神者，今日連是。時大月大臣者，今舍利弗是。當於爾時，不忍見我死，而先我前死；乃至今日，不忍見我入於涅槃，而先滅度。」

佛說是已，賢者阿難，及諸弟子，聞佛所說，悲喜交集，異口同音，咸共嗟歎，如來功德奇特之行。咸共專修，有得四道果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皆大歡喜，敬戴奉行。

## 賢愚經卷第六

### ◎（三二）快目王眼施緣品第二十七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，大眾圍遶，而為說法，城中人民，樂聽法者，往至佛所，前後相次。時城中有盲婆羅門，坐街道邊，聞多人眾行步駛疾，即問行人：「此多人眾，欲何所至？」行人答曰：「汝不知耶？如來出世，此難值遇，今在此國，敷演道化。我等欲往聽其說法。」此婆羅門，而有一術，眾生之中，有八種聲，悉能別識，知其相祿。何謂八種？一曰鳥聲，二曰三尺鳥聲，三曰破聲，四曰鴈聲，五曰鼓聲，六曰雷聲，七曰金鈴聲，八曰梵聲。其鳥聲者，其人受性，不識恩養，志不廉潔。三尺鳥聲者，受性凶暴，樂為傷害，少於慈順。其破聲者，男作女聲，女作男聲，其人薄德貧窮下賤。其鴈聲者，志性勤了，多於親友，將接四遠。其鼓聲者，言辭辯捷，解釋道理，必為國

師。其雷聲者，智慧深遠，散析法性，任化天下。金鈴聲者，巨富饒財，其人必積千億兩金。其梵聲者，福德彌高，若在家者，作轉輪聖王，出家學道，必得成佛。時婆羅門，語行路人：「我能夠識別人之語聲，若實是佛，當有梵音，汝可將我往至其所，當試聽之，審是佛不？」時行路人，因牽將往，漸近佛所。聞佛說法，梵音具足，深遠流暢，歡喜踊躍，兩目得開，便得見佛，紫磨金色，三十二相，明朗如日，即時禮佛，喜慶無量。佛為說法，志心聽受，即破二十億惡，得須陀洹，已得慧眼，便求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！」便成沙門。佛重方便，廣為說法，即復尋得阿羅漢果。一切眾會，莫不奇怪。

賢者阿難，從座而起，長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，實多饒益，拔濟盲冥，恩難稱極。此婆羅門，一時之中，肉眼既開，慧眼清淨。佛於此人，恩何隆厚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吾與其眼，不但今日，過去世時，亦復與眼。」

阿難重白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與眼，其事云何？唯願垂哀，具為解說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一大城，名富迦羅拔。時有國王，名須提羅（此言快目），所以名之為快目者，其目明淨，清妙無比，徹覩牆壁，視四十里，以是故立字號曰快目。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，六萬山川，八十億聚落。王有二萬夫人嬪女，一萬大臣，五百太子，其第一太子，名尸羅拔陀提（此言戒賢）。王有慈悲，愍念一切，養育民物，猶如慈父，化導以善，民從其度，風時雨順，四氣和適，其國豐樂，群生蒙賴。爾時其王，退自思惟：『我因宿福，今為人主，財寶五欲，富有四海，發言化下，如風靡草。今世會用，更無紹續，恐我來世，窮苦是分。譬如耕夫，春日多種，秋夏收入，所得必廣，復遭春時，若當懶惰，來秋於穀何望？是以我今於諸福田，及時廣種，不宜懈怠。』即告群臣：『出我庫藏金銀珍寶衣被飲食所須之具，著諸城門，及積市中，徧行宣令，一切人民，有所乏者，皆悉來取。』并復告下八萬四千國，亦令開藏施給一切。

時諸群臣，奉受王教，即豎金幢，擊大金鼓，謄王慈教，徧閻浮提。閻浮提人，沙門婆羅門、孤貧困厄、年老疾病，有所欲得，稱意而與。一切人情，賴王慈澤，安快自娛，無復憂慮，歌頌讚歎，皆稱王德。

「爾時邊裔，有一小國，其王名曰波羅陀跋彌，恃遠傲慢，不賓王化，又其治政，五事無度，受性倉卒，少於思慮，耽荒色欲，不理國政，國有忠賢，不往諮詢，邊境之土，役使煩倍，商賈到國，稅奪過常。彼王有臣，名勞陀達，聰明智略，明識道理，覩其違度，前諫王曰：『王有五事，不能安國，必招禍患，恐是不久；儻不忌諱，聽臣說之。』王曰：『便道。』尋長跪白王：『受性倉卒，少於思慮，事大不當，必致後悔。王耽荒色欲，不理國事外有枉滯，理情無處。國有忠賢，不往諮詢，則不防慮未然之事。邊土之民，役調煩劇，則思違背賓屬他國。商賈稅奪，違於常度，惡憚行來，寶貨猛貴。有此五事亡國之兆，願王易操，與民更始。須提羅王，恩慈廣普，閻浮提人，咸蒙慧澤；我曹此國，獨不恭順，幽遐之民，不蒙其潤。願王降意，還相承奉，便可子孫食祿長久。』波羅陀跋彌，聞此臣語，心恚作色，不從其言。臣勞陀達，益生瞋憤，能自心念：『我見王治政，匡化不周，表貢忠誠，望相扶輔，反更怒盛，不從我言。言既不用，儻復見殺，當就除之，為民去患。』謀未及就，事已發露，王合兵眾，欲往誅討。時勞陀達，知王欲收，即便乘疾馬，逃走而去，兵眾尋逐。彼勞陀達，素善射術，又知人身著射應死處凡有十八，兵眾雖逮，不敢能近，逕得徹到富迦羅拔國。見快目王，拜問訊訖，共王談對，事事得理，王即善之，立為大臣。漸得親近，具以來事，以用啟聞。王聞是已，問群臣言：『彼之國土，不屬我耶？』群臣答曰：『悉屬大王，但恃遐遠，不來賓附。』勞陀達言：『彼波羅陀跋彌，頑嚚凶閻，縱逸荒迷，不識禮度，憑遠守謬，不承王命；彼民惡厭，視之如怨，與臣兵馬，自往降伏。』王聞其語，即然可之。告下諸國，選擇兵眾，剋日都集，往彼波羅陀跋彌王國。

「爾時波羅陀跋彌比國之王，遣人語之：『閻浮提內，都勅發兵，當集汝國；汝快晏然而安坐耶？』波羅陀跋彌聞是消息，愁悶迷憤，莫知所如，著垢黑衣，坐黑闇所。有輔相婆羅門，來至其所，問其意故：『王有何憂？願見示語。』波羅陀跋彌王曰：『卿不聞乎？前勞陀達，逃突至彼快目王邊，因相發起，令快目王悉發八萬四千諸國兵眾，欲來攻我。若當來者，便滅我國。』其輔相曰：『當令群臣試共議之。』即合共議，各各異計，共輔相言：『我聞快目王，自誓布施，唯除父母，不以施耳，其餘一切，不逆來意。今此國中，有盲婆羅門，當勸勉之往乞王眼，若能得者，軍兵足却。』王聞是語，即然可之，尋遣輔相，往求曉之。輔相即時，遣人往喚，尋使來而告之曰：『今有國事，欲相勞苦，願垂留意，共相佐辦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今盲冥，竟何所能而相佐辦？』輔相又曰：『須提羅王，欲合兵眾來伐我國，若當來者，我等強壯，雖能逃避，猶憂殘戮，況汝無目，能得脫耶？彼王有誓：「一切布施，隨人所須，不逆人意。」往從乞眼，庶必得之。若得其眼，兵眾可息。此事苟辦，當重募汝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今我無見，此事云何？』王重勸勉：『我當遣人將護汝往。』即給道糧行道所須，引路而去。

「時快目王國，種種災怪悉皆興現。空中崩聲，曳電星落，陰霧霹靂，地處處裂，飛鳥之類，悲鳴感切，挫戾其身，自拔羽翼，虎狼師子走獸之屬，鳴吼人間，宛轉于地。國王臣民，怪其所以。時婆羅門，漸到大城，徑至殿前，高聲唱言：『我在他國，承王名德，一切布施，不逆人意，故涉遠來，欲望乞匄。』王聞是語，即下問訊：『步涉遐道，得無疲倦？若欲所得，一切所須，國土珍寶，車馬輦輿，衣被飲食，隨病醫藥，一切所須，皆當給與。』婆羅門言：『外物布施，福德不妙，內身布施，果報乃大。我久失眼，長夜處冥，承聞大王，故發意來，欲乞王眼。』王聞歡喜，語婆羅門：『若欲得眼，我當相與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欲與我者，何時能與？』王語之曰：『却後七日，便當與汝。』王即宣下八萬四千小國：『須提羅王，却後七日，當剜其目施婆羅門。諸欲來者，悉皆時集。』諸王人民聞斯令已，普來奔詣於大王所。

八萬四千諸王臣民，以身投地，腹拍王前，啼淚交流，而白王言：『我之等類，閻浮提人，蒙賴大王，以為蔭覆。若當剜眼施婆羅門，一切人民，當何恃怙？唯願迴意，勿為一人而捨一切。』一萬大臣亦皆投地，仰白王言：『何不哀愍憐我曹等？為一人意，捨棄我等。唯願迴意，莫與其眼。』二萬夫人，頭腦打地，腹拍王前，亦皆求請：『唯願大王！迴意易志，莫以眼施，安慰我等。』五百太子，涕哭王前：『唯願天父！當具矜憐莫以眼施，撫養我等。』時戒賢太子，重白王言：『願剜我眼，以代父王。所以然者？我雖身死，國無損益；大王無眼，海內靡恃。』時快目王，告諸王臣夫人太子：『我受身來，生死長久，設積身骨，高於須彌；斬刺之血，倍於四海；而飲母乳，過四大江；別離悲淚，多於四海。地獄之中，破壞之身，燒煮斫刺，棄眼無數。餓鬼之中，受若干形，火從身出，還自焦然，如是破壞，眼亦無數。畜生之中，更相食噉，種種死傷，復不可計。人間受身，壽多中夭，或爭色欲，還相圖謀，共相傷殺，死非一徹。如是破散，無央數眼，正使生天，命亦不久。計本以來，亦受多形，於此三界，迴波五道，為貪恚癡，碎身塵數，未曾給施用求佛道。如此臭眼，危脆之物，如是不久，自當爛壞；今得用施，不應不與。今持此眼，以用布施求佛無上一切智眼。若我願成，當與汝等，清淨慧眼。汝莫遮我無上道意。』其在會者，默然無言。正語左右：『可挑我眼。』左右諸臣，咸各言曰：『寧破我身，猶如芥子，不能舉手向大王眼。』王語諸臣：『汝等推覓其色正黑諦下視者，便召將來。』諸臣求得，將來與王。王即授刀，勅語令剜。剜得一眼，著王掌中，王便立誓：『我以此眼，以用布施，誓求佛道。若審當得成佛道者，此婆羅門，得我此眼，即當用視。』作是誓已，王即以眼，安婆羅門眼匡之中，尋得用見，得視王身及餘眾會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白王言：『得王一眼，足我用視，願留一眼，王自用看。』王復答言：『我已言決，許與兩眼，不應違言。』便更剜一眼，復著掌中，重復立誓：『我持眼施，用求佛道。審能成佛，至誠不虛，此婆羅門，得於我眼，便當用視。』復安一眼，尋得用視。當爾之時，天地震動，諸天宮殿，皆亦動

搖，時諸天人，愕然驚懼，尋見菩薩剝目布施，咸皆飛來，側塞虛空，散諸華香而用供養，讚言：『善哉！大王所作，甚奇甚特！』天帝前問：『實為奇特！能作是事，欲求何報？』王答言曰：『不求魔梵四王帝釋轉輪聖王三界之樂，以此功德，誓求佛道，度脫眾生，至涅槃樂。』天帝復問：『汝今剝眼，苦痛如是，頗有悔退瞋恚不耶？』王言不悔，亦不瞋恨。天帝復言：『我今觀汝，血出流離，形體戰掉，言不悔恨，此事難信。』王即自誓：『我剝眼施，無悔恨意，用求佛道，會當得成。審不虛者，令我兩眼平復如故。』王誓已訖，兩眼平完，明淨徹視，倍勝於前。諸天人民，一切大會，稱慶喜踊，不能自勝。王語婆羅門：『今與汝眼，令汝得視，後成佛時，復當令汝得慧眼見。』將婆羅門，入寶藏中，恣取一擔，發遣去。還到本國，波羅陀跋彌，自出迎之，已見先問：『得眼不耶？』答言：『得眼，我今用視。』復問言曰：『彼王今者，為存為亡？』答言：『諸天來下，尋即誓願，眼還平復，眼好於前。』波羅陀跋彌，以聞此語，惱悶憤結，心裂而死。』
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須提羅王，今我身是。波羅陀跋彌，今調達是。時乞我眼婆羅門者，今此會中，盲婆羅門得道者是。先世之時，我與其眼，乃至今日，由見我故，既得肉眼，復得慧眼。我為汝曹，世世苦行，積功累德，今日致佛，汝等應當勤求出要。」

佛說是語，時諸在會者，感念佛恩，內身克厲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發無上道意者。賢者阿難，及諸會者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三）五百盲兒往返逐佛緣品第二十八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毘舍離國，有五百盲人，乞匱自活，時聞人言：「如來出世，甚奇甚特，其有眾生覩見之者，癱殘百病，皆蒙除愈，盲視聾聽，瘡語瘞伸，拘躰手足，狂

亂得正，貧施衣食，愁憂苦厄，悉能解免。」時諸盲人聞此語已，還共議言：「我曹罪積，苦毒特兼，若當遇佛，必見救濟。」便問人言：「世尊今者，為在何國？」人報之曰：「在舍衛國。」聞此語已，共於路側，卑言求哀：「誰有慈悲，愍我等者？願見將導，到舍衛國，至於佛所！」喚倩經時，無有應者。時五百人，復共議曰：「空手倩人，人無應者，今共行乞，人各令得金錢一枚，以用雇人，足得達彼。」各各行乞，經于數時，人獲一錢，凡有五百，合錢已竟，左右喚人：「誰將我等，到舍衛者，金錢五百，雇其勞苦。」時有一人，來共相可，相可已定，以錢與之。勅諸盲人，展轉相牽，自在前導，將至摩竭國，棄諸盲人，置於澤中。是時盲人，不知所在，為是何國？互相捉手，經行他田，傷破苗穀。時有長者，值來行田，見五百人，踐蹋苗稼，傷壞甚多，瞋憤怒盛，勅與痛手。乞兒求哀，具宣上事，長者愍之，令一使人將詣舍衛。適達彼國，又聞世尊，已復來向，摩竭提國。是時使人，復還將來向摩竭國。時諸盲人，欽仰於佛，係心欲見，肉眼雖閉，心眼已覩，歡喜發中，不覺疲勞。已至摩竭，復聞世尊，已還舍衛。如是追逐，凡經七返。

爾時如來觀諸盲人，善根已熟，敬信純固，於舍衛國，便住待之。使將盲人，漸到佛所。佛光觸身，驚喜無量，即時兩目，即得開明，乃見如來，四眾圍遶，身色晃昱，如紫金山，感戴殊澤，喜不自勝。前詣佛所，五體投地，為佛作禮，作禮畢訖，異口同音，共白佛言：「唯願垂矜，聽在道次。」時佛告白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重為說法，得阿羅漢。

爾時阿難，見諸盲人，肉眼明淨，又盡諸漏，成阿羅漢，長跪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，實復奇特，所為善事，不可思議。又此諸盲人，特蒙殊澤，肉眼既明，復獲慧眼，世尊出世，正為此等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我非但今日，除其冥闇，乃往久遠，無量劫時，亦為此等除大黑闇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中，為此除闇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昔久遠，無量無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五百賈客，共行曠野，經由嶮路，大山谷中，極為黑闇。時諸商人，迷悶愁憂，恐失財物，此處多賊，而復怖畏，咸共同心，向于天地日月山海一切神祇，啼哭求哀。時薩薄主，愍諸商客迷悶之苦，便告言曰：『汝等莫怖！各自安意，吾當為汝作大照明。』是時薩簿，即以白氈，自纏兩臂，酥油灌之，然用當炬，將諸商人，經於七日，乃越此闇。時諸賈客感戴其恩，慈敬無量，各獲安隱，喜不自勝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薩薄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。我從昔來，國城妻子，及以肉血，恒施眾生，以是之故，今致特尊。爾時五百諸賈客者，豈異人乎？今此五百比丘是也。過去世時，以生死力，施其光明，今得成佛，亦施無漏慧眼。」

爾時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有種辟支佛善根，或發無上道意度者甚多。慧命阿難，及諸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）富那奇緣品第二十九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放鉢國，有一長者，名曇摩羨（此言法軍），於彼國中，巨富第一。時長者妻，生一男兒，值出軍征伐餘國，因字其兒，號曰羨那（此言軍也）；後復生兒，值王出軍征討得勝，復字其兒比耆陀羨那（此言勝軍）。二子長大，各為娶妻。爾時長者，遇疾困篤，數召諸醫，瞻養其病，看視醫師，甘餚盡供。醫貪利養，欲遣殘病，逆懷姦詐，更與餘藥，使病不瘥。時有一婢，供養長者，飲食湯藥，恒知時宜，白長者言：

「從今以去，此諸醫師，不足更喚，惡意相誤，病更不瘥。今我自當，如前法度，隨病所須，更莫喚醫。」婢便看養，長者得瘥。於是其婢，白長者言：「大家！我看大家，瞻視供養，病得除瘥，唯當垂愍賜我一願。」長者告曰：「卿求何等？」時婢便言：「欲得大家與我共通，若不見違當從我志。」長者不逆，即遂其願。交通已竟，便覺有身。時婢懷妊，十月已滿，生一男兒，其願滿足，故因字其兒，名富那奇（此言滿願）。端正福德，宜於錢財，

善能估販，種種治生，倍獲盈利，所至到處，無有不吉。雖復稟受長者遺體，才藝智量，出過人表，然是廝賤婢使所生，不及兒次，名在奴例。

爾時長者，復嬰痼疾，困篤著床，將死不久，遺言慇懃，告其二子：「吾設沒後，慎勿分居。」長者被病，雖服醫藥，不能救濟，奄致命終。爾時二子，承用父教，共居一處，經歷年戴。值時有緣，欲至他國賈作治生，各以家居婦兒，付囑富那奇：「為我看視斯等大小，及家餘事。」悉用相累，正爾別去。於時富那奇，即受其教，營理家事。時二兒子，數往其所，求索飲食及餘所須，時富那奇，稱給其意，隨其所求，買索與之。卒值一日無錢持行，勝軍小兒白富那奇：「我今飢渴，與我飲食。」手中無錢，索食叵得。小兒瞋恚，往語其母：「今富那奇，懷情不普，見伯父兒，隨意給稱，我從索食，獨不見與。」母聞兒言恨心便生，云此婢子，敢懷偏心。勝軍還家，其婦及兒忿心未息，具以上事，向勝軍說。勝軍聞之倍懷憤怒：「此婢子奴，敢違我教，薄賤我兒，吾當殺之。」懷情已定，求兄分居。兄敬父勅，即時不可。勝軍懊惱，數求不止。兄見意盛，察其所規，知弟懷恚，意不得已，即可其言：「聽各分居，弟以家財，一切所有，養生園宅，用作一分，以富那奇，用作一分，以此二分，恣兄取之。」謂兄取財，規自取富那奇，而欲殺之。兄知勝軍心害富那奇，慈心憐愍，取富那奇，空將妻子，單罄來出，依餘家住。

時富那奇，問其嫂曰：「與我少錢，欲用買薪。」兄嫂答曰：「唯有五錢。」即解用與。時富那奇，持此五錢，詣市買薪，見一束薪賣索五錢，時富那奇，即買其薪，雇以五錢。尋見牛頭栴檀香木在薪束中，意甚歡喜，持薪歸家，取此香木，分為十段。值王夫人熱病之極，當須牛頭栴檀香木，摩以塗身以除其病，舉國推覓求之叵得，即令國內：「誰有香木一兩，當與黃金千兩。」時富那奇，往應王募，持一小段，用奉王家；王如本令，償千兩金。如是展轉，十段香木，悉皆售盡，得金萬兩。因用起居，園田舍宅，象馬車乘，奴婢畜生，家業於是，豐富具足，過踰於前，合居數倍。

爾時復有五百賈客，相與結要，欲入大海，喚富那奇，共為伴侶。富那白兄：「求共採寶。」兄即聽之，給其所須。及伴往至大海，如意取寶，自重而還。來至中道嶮難之處，眾人咸見閻浮提內有三日現，怪問導師：「今三日出，是何端應？」導師答言：「汝等當知！一是正日，二是魚眼。」其間白者，「此是魚齒，今水所投，黑冥之處，是魚口也，最為可畏。我等今者，無復活路，臨至魚口，定計垂死。」有一賢者，敬信佛道，告語眾賈：「唯當虔心稱南無佛。三界德大，無過佛者，救厄赴急，矜濟一切，最能覆護苦厄眾生。唯佛神聖！願救危險，濟此諸人，毫釐之命。」時摩竭魚，聞稱佛名，即還閉口，沈竄海底，眾賈於是，安隱還國。時富那奇，取大金案，以諸妙寶摩尼珠等，莊累積滿，奉兄羨那，長跪仰望，白大兄言：「我已為兄，積畜財寶，舍宅所有一切具足，子孫七世，食用不盡，唯願大兄！聽我出家。」羨那答曰：「吾不相違，但卿少年，未達人倫，佛法要重，持之甚難，比更數年，乃可遂意。」富那奇曰：「大兄當知！人命無常，斯須難保。前在大海，值摩竭魚，吸船趣口，命危垂死；蒙佛神恩，得濟餘命。唯念垂許，聽在道次。」兄即聽之。

時富那奇，與其五百採寶之眾，咸以信心至舍衛國，到於佛所，禮敬問訊，因具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即許可，聽使入道。讚言：「善來！」便成沙門。佛為種種，苦切說法，五百比丘，心意開解，盡諸苦際，成阿羅漢。唯富那奇，結使深重，佛為說法，未能暢達，精誠困篤，始入初果，勤精修習，無有休懈。時諸比丘，安居日近，佛聽各各隨意安居。時富那奇，往白佛言：「弟子欲往至放鉢國安居三月，唯願見聽。」於時世尊，告富那奇：「彼國人惡，信邪倒見，汝今初學，於佛法中，未能具足佛法聖行，設為彼人見毀辱者，當奈之何？」富那奇曰：「設令被人極理毀辱，但莫見害。」世尊又告：「彼人極惡，設被害時，當復云何？」富那奇曰：「世尊當知！正使被人毀辱加害，莫斷我命，猶戢其恩。」佛又告曰：「汝往至彼，忽遭惡人，殘害汝命，無益於汝，當如之何？」富那奇言：「世尊當知！一切萬物，有形歸無。彼若殺我，分受其死。」於時世尊告富那奇：「彼諸惡人，

毀辱加害，及未斷命，汝當瞋不？」富那奇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正使彼人無根見謗，毀辱極世不軌之事，設加刀杖，打害次殺，復未殘戮，臨當斷命，終不一念生起恚心。」佛即讚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弟子所行，唯是為快。」

時富那奇，攝持衣鉢，禮佛辭退，至放鉢國。明日晨旦，入城乞食，至一大富婆羅門家。時婆羅門，見是比丘，即懷惡心，而來罵逐，比丘即往異家乞食。自其明日，續其舍乞食。時婆羅門，復撻打極手，比丘歡喜，顏色不變。時婆羅門，覩此比丘，見毀被害，苦困垂死，而無怨色，不生瞋恨，便自悔責，懺謝已過。時富那奇，於彼國中，勤修不懈，盡諸結使，心忽開解，獲無漏證。安居已竟，便辭檀越，囑及其兄：「慎勿入海，大海中難甚多無數，兄之財寶，足用七世。」囑及已竟，還往佛所，稽首問訊，問訊訖竟，隨意住止。

時兄羨那，不惟其勅，有諸眾賈，來歸羨那，種種曉喚，共入大海，羨那不逆，即可共去。至海渚上，隨意自重，唯有羨那，多取牛頭栴檀香木，滿船而還。龍性慳惜，惜其香木，即於道中，捉其船舫，舉帆羅風，不能得過，一切眾客，定計恐死。羨那一心，稱富那奇，「今遭苦厄，願見拔濟。」時富那奇，在舍衛國祇洹精舍，坐禪思惟，遙以天耳，聞兄羨那，處在危厄，至心自陳，悲酸一心，稱富那奇。富那奇即以羅漢神足，猶如健夫屈伸臂頃，變身化作金翅鳥王，至於大海，恐蹙其龍。龍見鳥形，怖入海底，眾賈於是安隱還家。

時富那奇，教化其兄，令為世尊立一小堂，覆堂村木純以栴檀。其堂已成，教化其兄請佛。羨那答曰：「請佛之宜，以何等物能屈世尊？」時富那奇，俱與其兄，辦足供養，各持香爐，共登高樓，遙向祇洹，燒香歸命佛及聖僧：「唯願明日，臨顧鄙國，開悟愚蒙盲冥眾生。」作願已訖，香煙如意，乘虛往至世尊頂上，相結合聚作一煙蓋。後遙以水，洗世尊足，水亦從虛，猶如釵股，如意徑到世尊足上。

爾時阿難，覩見是事，怪而問佛：「誰放煙水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富那奇羅漢比丘，於放鉢國，勸兄羨那，請佛及僧，故放煙水，以為信請。」因勅阿難：「往至僧中，行籌告語神足比丘，明日悉來，往應羨那請，因現變化，以遊彼國。」阿難奉命，合僧行籌，有神足者，明當受請。時諸比丘，各各受籌。

明日晨旦，僧作食人，名奇虔直奇（此言續生），其人已得阿那含道，恒日供給一切眾僧，結跏趺坐，身放光明，四出照曜，引作食具，瓢杓健支，百斛大釜，而隨其後，乘虛飛行，趣向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諸比丘，作食之人，故來相佐，辦具飲食。」於是羨那，即以華香妓樂供養，供養畢竟，即便過去。次後復有十六沙彌均提之等，各以神足，變作樹林，採華採果，種種變現，演身光明，晃曜天地，凌虛繼邁，駱驛而到。羨那復問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斯諸人等，先前來者，乃是我等同師弟子，年始七歲，得羅漢道，諸漏永盡，神足純備，今故先來採華具果。」即以華香，具足供養，供養訖已，各各過去。次復耆年大阿羅漢，化作千龍，結身為座，頭皆四出，雷吼震天，其諸龍口，悉雨七寶，復於其上，施大寶座，飛昇虛空，身放光明，照曜天下，而來至國。羨那復問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憍陳如，佛初得道，在鹿野苑，初轉法輪，廣度眾生，斯等五人，最先受化，於弟子中，第一上首，神通具足，無所罣礙。」羨那聞說，倍加恭敬，香華妓樂，悉以供養，供養已訖，即便過去。次後復有摩訶迦葉，化作七寶講堂，七寶莊校，奮身光明，晃昱四布，往至其國。羨那見之，問富那奇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摩訶迦葉，清儉知足，常行頭陀，愍諸廝賤，賑濟貧乏。」羨那即以香華妓樂，供養畢訖，即時過去。時舍利弗，次後乘千師子，槃身為座，頭皆四出，口雨七寶，雷吼咆哮，震動天地，復於其上，敷大寶床，莊校嚴飾，而處其上，身出光明，普照四域，飛騰虛空，翱翔而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今乘來者，是師大弟子，廣博大智，名舍利弗。」羨那聞已，倍增歡喜，即以華香妓樂供養，供養訖已，即以過去。時大目連，

尋後而發，化作千象，羅頭四出，其諸象口，皆有六牙，其一牙頭，有七浴池水，一一池中，有七蓮華，其一華上，有七玉女，種種變現，其數無量，放大光明，感動四隣，復於其上，安置寶座，自坐其上，乘虛徑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大目連，神足第一，德行純備。」羨那聞說，歡喜戴仰，香華妓樂，而以供養，供養已，即便過去。次後復有阿那律提，而自化作七寶浴池，浴池中復生金色蓮華，蓮莖皆是七寶合成，處其華上，結跏趺坐，項佩日光，照曜天下，光所照處，皆是金色，乘虛至國。羨那復問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阿那律提，於是大眾，天眼第一。」羨那聞之，歡喜恭敬，華香供養，即自過去。次後復有佛弟難陀，化作千馬，駕七寶車，車上復有七寶大蓋，放演光明，四出照曜，乘虛馳至，詣放鉢國。羨那見之，問富那奇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世尊弟，名曰難陀，眾相具足，德行純備。」羨那即以香華妓樂，供養畢訖，即自過去。時須菩提次後復來，作七寶山，坐瑠璃窟，身放種種雜色光明，照曜天地，來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須菩提，廣智多聞，解空第一。」即以華香，供養畢訖，即自過去。次有分辯文陀尼子，化作一千迦樓羅王，結身為座，四向羅頭，口含眾寶，發哀和音，復於其上，施大寶座，而坐其上，乘虛來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我同師，名曰分辯文陀尼子，辯才應適，最為第一。」即以華香，供養訖已，便自過去。次復弟子，名優波離，化作千鷹聚身相結，頭口出聲，哀鳴相和，口含眾寶，飛翔虛空，於其身上，敷眾寶座，放大光明，照曜四遠，身坐其上，馳奔來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優波離，於眾比丘，持律第一。」羨那聞已，即持華香，供養畢訖，即復過去。次後復有沙門二十億，化作行樹於虛空中，以紺瑠璃，作經行道，復以七寶，夾樹兩邊，種種妙寶，以界道側，於中經行，漸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佛弟子，名曰沙門二十億，於比丘中，精進第一。」華香妓樂，供養畢訖，即便過去。次後復有大劫賓寧，化作七寶樹，

樹上復有種種華果，樹下皆有七寶高座，處其座上，放大光明，乘虛來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佛弟子，名劫賓寧，挺特勇猛，端正第一。」羨那聞已，歡喜供養華香妓樂，供養已訖，即自過去。次有弟子名賓頭盧埵闍，坐寶蓮華，項佩日光，放千光明，暉赫天地，飛昇虛空，來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賓頭盧埵闍，善能入定，坐禪第一。」即以香華，供養畢訖，即自過去。次羅睺羅，尋後趣引，自化其身，作轉輪王，千子七寶，皆悉具足，導從前後，來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佛之子，名曰羅睺羅，設在家者，領四天下，七寶自至，兵仗不用，自然降附，今捨此位，出家學道，得阿羅漢，六通清徹，無所罣礙，今故變身，作是形位。」羨那聞已，香華供養，即自過去。五百神足弟子，各各現變，不可稱計。

爾時世尊，知諸弟子盡適彼國，放大光明，照曜天地，普皆金色。時富那奇，語其兄曰：「今者世尊，始欲發意而來至此，故先放光，作是瑞應。」爾時世尊，始於座上，下足躡地，應時天地，六反震動。時富那奇，語其兄曰：「今者世尊，始於座上，下足躡地，以是之故，天地大動。」爾時世尊，始出精舍，住在於外，八金剛神住於八面；時四天王在前導道；時天帝釋，從諸欲界天子百千萬眾，侍衛左面；大梵天王，與色界諸天無央數眾，住在右面；弟子阿難，住在佛後；大眾圍遶，放演光明，照曜天地，飛昇虛空，趣放鉢國。於其中道，逢五百作人，以千具犁牛，墾治隴畝，諸牛見佛乘空而過，身放金色普照世界，諸牛至心，仰視世尊，心存篤敬，住隴不行。作人見牛仰向觀瞻，驚怪所以，亦視見佛，即各跪白：「咸興歸誠，唯願如來！當見哀愍暫下開度，使離生死。」佛以悲心，知其可度，即下為說種種妙法，五百作人，心意開悟，斷二十億洞然之惡，成須陀洹。時牛命終，盡生天上，普皆歡喜。

於時如來，即復發引，到前未遠，有五百童女，共遊曠野，見地金色，仰視其變，見乘虛而行，咸懷歡喜，叉手白言：「唯願天尊！垂心矜愍暫見濟度。」佛知其宿行應可度化，即稱所願，

往至其所，隨應堪能，為說諸法；信受開解，成須陀洹。變感已竟，遂步而至。復有五百仙人，處在林澤，見光普照地悉金色，仰覩如來與諸大眾遊行乘虛，心懷踊躍，敬心倍隆，仰請佛言：「唯願大聖！暫勞神形，因見過度，聽在道次。」佛覩其本緣，知之應度，尋下在前。求作沙門，佛即聽之：「善來比丘！」便成沙門，因為說法，心淨開解，諸漏永盡，成阿羅漢；隨從佛後，乘空而至。

時富那奇，遙見佛來，光曜天地，大眾虛轉，語兄羨那：「世尊及眾，今始來至。」佛到其國，羨那歡喜，即以香華及眾妓樂，供養畢訖，共至會所。佛至其舍，如法就坐，羨那合家，供辦甘饌，自行澡水，敬意奉食，佛為嗟噭，食訖澡漱，為其舉國合家大小，演說妙法，合家一切，得須陀洹。有具二道三四果者，復有發意趣大乘者，復有堅住不退地者。佛說法訖，舉國男女，得度者眾，不可稱計。

阿難長跪，叉手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此富那奇，過去世中，作何惡行，為人下賤，屬他為奴？復有何福，遇佛得度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欲知之者，明聽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對曰：「唯然，願具開示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一長者，財富無數，為佛眾僧興僧伽藍，衣服飲食病瘦醫藥四事供辦，供給一切無有乏短。爾時長者遇疾命終，其後一兒出家學道，其父死後佛圖供具，皆悉轉少，眾僧罷散，其寺荒壞，無人住止。其兒比丘，勤力招合檀越知識，積聚錢財，修補缺落，復合眾僧，還繼供養。於時多眾，住在其寺，勤精專修，具諸道者，時彼道人，作僧自在。時有羅漢道人，次知日直，掃除草土，積在中庭，不時除棄。於時比丘，惡心呵叱：『今此比丘，如奴無異，雖知掃地，不能除棄。』阿難當知！彼時比丘，大自在者，今富那奇比丘是也。由其惡心呵得道人比之為奴，由此一言，五百世中，恒為奴身。復由興立勸合眾人供養眾僧，償罪已畢，復遭我世，蒙得過度。今此國中，受化之人，皆是往昔勸助之眾，緣是果報，皆得度脫。」

阿難之等，及與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五）尼提度緣品第三十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舍衛城中，人民眾多，居止隘迮，廁溷渺少，大小便利，多往出城。或有豪尊，不能去者，便利在器中，雇人除之。時有一人，名曰尼提，極貧至賤，無所趣向，仰客作除糞，得價自濟。爾時世尊，即知其應度，獨將阿難，入於城內，欲拔濟之。到一里頭，正值尼提，持一瓦器，盛滿不淨，欲往棄之。遙見世尊，極懷鄙愧，退從異道，隱屏欲去。垂當出里，復見世尊，倍用鄙恥，迴趣餘道，復欲避去，心意忽忙，以瓶打壁，瓶即破壞，屎尿澆身，深生慚愧，不忍見佛。是時世尊，就到其所，語尼提言：「欲出家不？」尼提答言：「如來尊重，金輪王種，翼從弟子，悉是貴人；我下賤弊惡之極，云何同彼而得出家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我法清妙，猶如淨水，悉能洗除一切垢穢；亦如大火能燒諸物，大小好惡，皆能焚之。我法亦爾，弘廣無邊，貧富貴賤，男之與女，有能修者，皆盡諸欲。」是時尼提，聞佛所說，信心即生，欲得出家。佛使阿難將出城外，大河水邊，洗浴其身，已得淨潔，將詣祇洹，為說經法，苦切之理，生死可畏，涅槃永安；霍然意解，獲初果證，合掌向佛，求作沙門。佛即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佛重解說四諦要法，諸漏得盡，成阿羅漢，三明六通，皆悉具足。

爾時國人，聞尼提出家，咸懷怨心，而作是言：「云何世尊，聽此賤人出家學道？我等如何，為其禮拜？設作供養，請佛及僧，斯人若來，污我床席。」展轉相語，乃聞於王。王聞亦怨恨，情用反側，即乘羽葆之車，與諸侍從，往詣祇洹，欲問如來所疑之事。既到門前，且小停息。祇洹門外，有一大石，尼提比丘，坐於石岩，縫補故衣，有七百天人，各持華香，而供養之，右遶敬禮。時王覲見，深用歡喜，到比丘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我欲見佛，願為通白。」比丘即時，身沒石中，踊出於內，白世尊曰：「波斯匿王，今者在外，欲得來入覲省諮問。」佛告尼提：「從汝本

道，往語令前。」尼提尋時，還從石出，如似出水，無有墨礙，即語王言：「白佛已竟，王可進前。」王作此念：「向所疑事，且當置之，先當請問，此比丘者，有何福行，神力乃爾？」王入見佛，稽首佛足，右遶三匝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言：「向者比丘，神力難及，入石如水，出石無孔，姓字何等？願見告示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是王國中，極賤之人，我已化度，得阿羅漢，大王故來，欲問斯義。」王聞佛語，慢心即除，欣悅無量，因告王曰：「凡人處世，尊卑貴賤，貧富苦樂，皆由宿行，而致斯果仁慈謙順，敬長愛小，則為貴人；凶惡強梁，憍恣自大，則為賤人。」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大聖出世，多所潤濟，如此凡陋下賤之人，拔其苦毒，使常安樂。此尼提者，有何因緣，生於賤處？復種何德，得遇聖尊，稟受仙化，尋成應真？唯願世尊！敷演分別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諦聽善持！吾當解說令汝開悟。乃往過去，迦葉如來，出現世間，滅度之後，有比丘僧凡十萬人。中有一沙門，作僧自在，身有疾患服藥自下，憍傲恃勢，不出便利，以金銀澡槃，就中盛尿，令一弟子擔往棄之。然其弟子，是須陀洹。由在彼世，不能謙順，自恃多財，秉捉僧事，暫有微患，懶不自起，驅役聖人，令除糞穢。以是因緣，流浪生死，恒為下賤，五百世中，為人除糞，乃至於今。由其出家，持戒功德，今值我世，聞法得道。」佛告大王：「欲知爾時僧自在者，今尼提比丘是。」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如來出世，實為奇特，利益無量苦惱眾生。」佛告大王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佛又告曰：「三界輪轉，無有定品，積善仁和，生於豪尊；習惡放恣，便生卑賤。」

王大歡喜，無有慢心，即起長跪，執尼提足，而為作禮，懺悔自謝，願除罪咎。世尊爾時，因為廣說法微妙之義，所謂論者，施論戒論，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出要為樂。

爾時大會，聞佛所說，各獲道證，信受奉行。

# 賢愚經卷第七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(三六)大劫賓寧品第三十一(丹本此品前在第四卷為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國王名波斯匿，于時南方有國，名為金地，其王字劫賓寧。王有太子，名摩訶劫賓寧，其父崩背，太子嗣位，體性聰明，大力勇健，所統國土，三萬六千，兵眾殷熾，無能敵者，威風遠振，莫不摧伏。然與中國，不相交通。後有商客，往到金地，以四端細[(蟲/且)\*毛]，奉上彼王。王納受已，問商客言：「此物甚好，為出何處？」商客答曰：「出於中國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其中國者，名字云何？」商客啟曰：「名羅悅祇，又名舍衛，其數眾多，不能具說。」王復問言：「中國諸王，以何等故不來獻我？」商客啟曰：「各自霸土，威名相齋，以是之故，不來承奉耳。」王自思惟：「今我力勢，能總威攝一切天下，何緣諸王不來承貢？今當加威令彼率伏。」復問商客：「中國諸王，何者最大？」商主白言：「舍衛國王，為第一大。」時金地王，即便遣使，詣舍衛國，持書示教，其理委備，告語其王波斯匿言：「我之威風，遍闔浮提，卿為所恃，斷絕使命，今故遣使共卿相聞。卿若臥時，聞我聲者，尋應起坐；若坐聞者，尋時應立；若食聞聲，應即吐哺；若沐聞聲，應即握髮；若住時聞，應即相趣。却後七日，與我相見，設不如是，吾當興兵破汝國界。」

波斯匿聞深用驚惶，即往詣佛，具白斯事。佛告王言：「王還語使云：『我不大，更有大王。』」王奉佛教，告彼使言：「世有聖王，近在此間。卿可到邊，傳汝王命。」使即時往詣於祇桓。于時世尊自變其身，作轉輪王，令目連作典兵臣，七寶侍從，皆悉備有。又化祇桓，令作寶城，繞城四邊，有七重塹，其間皆有七寶行樹雜色蓮花，不可稱計，光明晃晃，照然赫發。城中宮殿，亦是眾寶，王在殿上，尊嚴可畏。於是彼使，前入化城，既覩大

王，情甚驚悚，自念我君，無狀招禍；然不得已，以書示之。化王得書，踢著脚下，告彼使言：「吾為大王，臨統四域，汝王頑迷，敢見違距。汝速還國，致宣吾教。信至之日，馳奔來觀，臥聞當起，坐聞應立，立聞吾令便當涉道。剋期七日，不得稽遲，敢違斯制，罪在不請。」

使受教竟，還詣本國，具以聞見，白金地王。王承斯問，深自咎責，合率所領諸小王輩，嚴辦車馬，欲朝大王，然有所疑，未便即路。先遣一使白大王言：「臣所總秉，三萬六千，王為當都去，將半去耶？」大王還報：「聽半留住，但將半來。」時金地王將萬八千小王，同時來到，既見化王，謁拜畢已，心作是念：「大王形貌，雖復勝我，力必不如。」化王于時，勅典兵臣，以弓與之；金地國王，手不能勝。化王還取，以指張弓，復持與之，勅令引挽；金地國王殊不能挽。化王復取，而彈扣之，三千世界，皆為振動。次復取箭，彎弓而射，離手之後，化為五發，其諸箭頭，各各皆出無數光明，其光明頭，皆有蓮花，大如車輪，一一花上，各各皆有一轉輪王，七寶具足，奮演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五道眾生，莫不蒙賴，諸天境界，見其光明，及聞說法，身心清淨，有得道果第二第三道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復有得住不退地者。人道眾生，見佛光明，及聞所說，心生踊躍，其中有得一道二道三道之者，出家入要得應真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得不退地，不可稱計。餓鬼中者見佛光明，及聞所說，皆得飽滿，身心清淨，無諸熱惱，皆生慈心，恭敬於佛，即得解脫，生人天中。畜生中者，見佛光明，貪欲瞋毒，皆得消除，癡心矇冥，尋得醒悟，皆悉歡喜，信敬於佛，即得解脫，生人天中。地獄中者，見佛光明，寒則煖，熱則清涼，苦痛之處，即得休息，身心踊躍，慈敬於佛，即得解脫，生人天中。

爾時摩訶劫賓寧王、金地諸王，見斯變已，其心信伏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，萬八千王，一時皆然。須臾之頃，佛攝神力，還復本形，諸比丘僧，前後圍繞。金地王眾，求索出家，佛即聽許，鬚髮自墮，袈裟在體，思惟妙法，盡得阿羅漢果。

阿難白佛：「此金地王，宿種何德，生在豪尊，功德巍巍，遭值佛世，逮成無漏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眾生由行受其果報。乃往過去，有迦葉佛，般涅槃後，有一長者，為起塔廟，造作堂閣，四供養具。歲月漸久，而塔崩落，床褥衣食，亦復斷絕。其主長者，有子比丘，便行勸化人民之類，各令減割用治斯塔，又設飲食床臥之具。諸人同心，咸共供承，因發誓願：『當來之世，富貴長壽，值佛出世，聞法獲證，行報無遺，皆令果成。』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長者子比丘者，今金地王摩訶劫賓寧是。其諸人民受道化者，今萬八千諸王是也。」

佛說是法，眾會聞者，逮得道證，發心不退，受持至教，歡喜奉行。

◎

(三七) 梨耆彌七子品第三十二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二十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波斯匿王，有一大臣，名梨耆彌，家居大富，生七男兒，為其娶妻，已至于六，殘第七子，當為求婦。自思惟言：「吾年衰邁，唯餘一兒，為之納婦，要令殊勝。」時此長者，有一親厚婆羅門，來共相見，因議語曰：「今我欲為小兒求婚，未能知處。卿自昔來，遊行諸國，今欲煩君，為我推覓，若見有女端政賢智，性命相宜，適我子意，乃當求之。」時婆羅門，即便然可。遍行看覓，到特叉尸利國，見有五百童女，群行遊戲，採取好花，用作拂飾。此婆羅門，隨逐觀之。轉復前行，當度少水，諸女子輩，皆脫革屣，中有一女，而獨不脫，並屣入水。轉復前行，續更有河，眾女褰衣爾乃入水，唯此一女，獨並衣入。前行林間，諸女各各上樹採花，時此一女，自不上樹，從他索之，得花甚多。時婆羅門，問此女言：「我有少疑，欲得相問。」其女答曰：「有疑便問。」婆羅門言：「向

者諸女，當入水時，盡脫革屣，汝獨不脫，有何意故？」時女答言：「汝癡何甚？所以作屣，正用護脚，陸地之事，眼有所見，荊棘瓦石，可得避之。水底隱匿，眼所不覩，儻有棘刺及諸毒虫，傷害人脚，是以不脫。」時婆羅門，復更問言：「以何事故，并衣入水？」時女答言：「女人之身，相有好惡，褰衣入水，為人所見，相好則可，不好嗤笑，以是事故，而不褰之。」時婆羅門，復更問言：「以何緣故，獨不上樹？」女便答言：「若當上樹，樹枝儻折，危害人身，以是事故，而不上耳。」此女即是波斯匿王弟曇摩訶羨女也。羨昔因罪逃奔彼國，便於其土，安家納娶，而生斯女，字毘舍利。

時婆羅門，聞女所說，知必賢能，而問女言：「汝父母在不？」女答曰：「在。」遂逐到門，求共相見。女入白父：「外有婆羅門，欲見大人。」時曇摩訶羨便出見之，問訊已竟，而語之言：「向者女子，是君女不？」答言：「是也。」「為有主未？」答言：「未也。」婆羅門言：「舍衛國中，有一大臣，字梨耆彌，君識之不？」答言：「舊識。」婆羅門言：「是梨耆彌，最下小兒端政聰明，欲求君女共為婚姻，可得爾不？」曇摩訶羨言：「彼是豪姓，本與匹偶，苟其欲得，情在無違。」已蒙許可，便共剋日，爾時有伴，往舍衛國。

時婆羅門，即作書疏與梨耆彌，陳說事狀。長者聞已，辦具娉物車馬騎乘，往特叉尸利國，漸近欲到，先遣使往。時曇摩訶羨善加敬待，即設賓會，以女娉之。諸事畢竟，當還舍衛。時此女母，於眾人前，囑其女言：「自今已後，常著好衣，恒食美食，日日照鏡，莫令斷絕。」女即長跪，奉受教勅。梨耆彌聞，陰用為恨。「人生一世，苦樂無定，好衣美食，如何得常？恒照明鏡，斯亦非理。」雖有此念，難不問之。客主相辭，於是別去，大小徒侶，進路歸國。於道中間，有一客舍，四面垂軒，極為清涼，其先到者在下休息，兒婦後至，啟白妬言：「此不可住，速出向外。」妬不違之，出向露處，左右數人，不肯出去。時有象馬，身體瘙痒以身揩柱，屋即崩壞，填殺下人。時梨耆彌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脫死，由是兒婦。」敬遇之心，倍益隆厚。即便駕乘，進

路而歸。到一大澗，草茂水美，眾人息駕，澗側而住。兒婦後到，便語之言：「住此不快，速出岸上。」即用其言，遠澗休息。須臾之間，便有雲起，震雷降雨，滂沛而下，溢澗流來。時梨耆彌，復重念曰：「吾等今日，再脫於死，由此兒婦，得全身命。」復勅嚴駕，涉道進前。

既達本國，中表親里，悉來慶問，長者欣悅，即設供具，共相娛樂，終竟一日，賓客既罷。是時長者，召諸兒婦，而告之曰：「吾今年高，厭眾事務，家居器物，欲有付託。卿等諸人，誰能為我知藏執鑰？」六大兒婦盡辭不堪，其第七者自言能任。于時長者，以諸藏鑰，悉以付之。既以受命，勤謹不懈，朝朝早起，灑掃堂舍，炊蒸已竟，先飯姪姑及諸男女，後飯奴婢僮僕，使人各各分處赴趣作業，然後自食，以是為常。姪見忠恪不與凡同，怪前母囑而不用之，便問之曰：「汝前來時，被母教勅：『好衣美食，日照明鏡。』其事云何？卿可說之。」兒婦長跪，具答事狀：「我母所約，著好衣者，體上大衣，教使愛護，恒令淨潔，時間客會，可得鮮妙；所勅美食，非為甘肥，教使晚飯飢虛得食，麤細盡美；其明鏡者，非銅鐵鏡，教令早起灑掃內外，端整床席，務令淨潔。我母所囑，其事如是。」時姪聞之，知有妙才，情存待遇，甚倍於前，家中眾物，悉以委之，歡喜泰然，無復憂慮。

時有群鴈，飛入海渚食噉粳米，食之既飽，銜穟翔來當王宮上失墮殿前。諸人見之，取用奉王。王見奇好，必中作藥，勅使留種莫得棄散，賦與諸臣各令殖之。時梨耆彌亦得少許持至於家，教令種之。兒婦奉取，驅率奴僕，調和畦田，於中下種，生長滋茂大獲子實；諸人種者，消息失度悉皆不生。時王夫人，歟得篤疾，召問諸醫治病所由。中有醫言：「當須海渚粳米作食，食之爾乃可差。」王自憶念：「昔得其種，賦人墾殖，今當推校為有為無？」即召諸臣，而問之言：「前勅種稻，為成熟不？今日急須用治困病。」諸臣各各自說本末，或云不生，或云鼠噉。時梨耆彌歸家問曰：「前種稻米，為獲實不？欲得與王治夫人病。」兒婦答言：「家內豐多，若用作藥足周一國，不齊一人也。」時

梨耆彌，即送與王，尋用作食，以與夫人。夫人食已，病得除愈。王甚歡喜，大與賞賜。

時特叉尸利舍衛二國，共相嫌隙，常不和順。時特叉尸利王，欲試舍衛有聖智不？遣一使者至舍衛國，送[馬\*字]馬二匹，而是母子，形狀毛色，一類無異，能別識者實為大善。王及群臣，不能分別。時梨耆彌，從宮歸家，兒婦問言：「有何消息？」即答言如向所見。兒婦白言：「此事易知，何足為憂？但取好草，並頭而與，其是母者，推草與之；其是子者，挫搏食之。」時梨耆彌尋往白王，王如其語，以草試之，果如其策，母子區別。即語使者：「斯是馬母，彼是其駒。」時使答言：「審如來語，無有差錯。」王大歡喜，倍加爵賞。

時彼來使，還歸本國，具白諸理。時特叉尸利王，便更遣使，送於二蛇，麤細長短相似如一，能別雄雌者，斯亦大善。波斯匿王，及諸群臣，無能識者。時梨耆彌，歸問兒婦：「此復云何？」兒婦答言：「以一端細[(蟲/且)\*毛]，敷置於地，取此二蛇，用著[(蟲/且)\*毛]上，若是雌者，靜然不動，其是雄者，搔擾不寧。何以知之？女之為性，愛著細滑，得軟生染，不欲動搖；男子性剛，轉側不安。以此推之，可足知矣。」長者聞已，即往白王。王從其計，尋時試之，果如所言，了了識別。告彼使曰：「是雄是雌。」使尋報曰：「審爾不虛。」王甚慶悅，大賜財寶。

時彼國王，復送一木，長滿一丈，根杪正等，無有節目刀斧之迹，而語之曰：「若能識別此木上下，亦大快善，甚不可量。」王及諸臣，無能識者。時梨耆彌，復問兒婦，兒婦答曰：「此事易耳，但取其木，用著水中，根自沈沒，頭浮在上。」長者聞已，復往白王。王用其語，而便試之，果如其計，沈浮各殊。語彼使言：「浮者是頭，沈處是根。」時使答言：「信如所論。」王益歡喜，重與賞賜。

彼使還國，具白因緣。其王聞之，心用信伏，更遣使命，兼獻珍寶，因復語曰：「大王國中，實有賢達，自今以後，當修義好。」波斯匿王，情倍踊躍，召梨耆彌，而問之曰：「頃來諸事，

卿何由知？」梨耆彌言：「非臣所達，是臣兒婦之智辯耳。」國王聞已，深加欣敬，拜其兒婦，用為王妹。復經少時，兒婦懷妊，日月已滿，生三十二卵，其一卵中，出一男兒，形體顏貌，端嚴挺特。年遂長大，勇健無雙，一人之力，敵於千夫，父母愛念，合國敬畏；後為納娶，各已備畢，純是國中豪賢之女。

時毘舍離，信心開解，請佛及僧於舍供養。佛為說法，合家眷屬，得須陀洹，唯末小兒，未獲道迹。時乘白象，欲出遊戲，門外有塹，既深且廣，於其塹上，有大木橋，時此年少，適到橋宕，爾時復有輔相之子乘車外來，橋中相逢，各恃豪姓，不相開避。毘舍離兒，便懷瞋恚，就於象上，低身下向，捉輔相子并其車乘，擲置塹中，身體傷破，百節皆痛，啼哭而歸，白其父言：「毘舍離兒，橫見毀辱，傷我身體，苦痛若斯。」其父聞之，甚用懊惱，恤其子言：「彼人力壯，又是國親，難與爭勝，當思密計以報此怨。」即以七寶，合為馬鞭三十二枚，用好純剛，作刀內中，三十二人，各遺一枚，而語之言：「汝等年少，體性自嬉，故作此鞭，而用相贈，幸可納之，恒捉在手。」諸人歡慶，便為受之。是時國法，見王之時，禮不帶刀。於是輔相，已見納受而常秉執，便向國王，深譖讒之，云：「毘舍離三十二子，年盛力壯，一人敵千，今懷異計，謀欲害王。」王雖聞之，情猶未信。復更白王：「事審不虛，現有證驗，各作利刀，置馬鞭中，以此推之，事足明矣。」王即索看，果如所言，王意便信，謂必為然。選擇力士，安在宮內，一一召喚，於裏殺之。以三十二頭，盛著一函，繫縛封印，送與其妹。

當於是日，其毘舍離，請佛及僧就家供養，見王送函，謂為致供來相助辦，便欲開看。世尊告曰：「且住勿解，須待食竟。」食飽已訖，便命令坐，為其說法。「此身無常苦空無我，生多危懼，不得久立，眾惱纏縛，辛酸難計，恩愛別離互相悲戀，唐困身識，於道無益。唯有智者，能解此惡。」時毘舍離，霍然情悟，得阿那含道，歡喜合掌，白世尊言：「唯垂矜愍！見賜四願：一者諸病比丘，給足湯藥隨病飲食。二者看病比丘亦給其食。三者遠來比丘，先供養之。四者遠行比丘，給辦糧餉。所以者何？諸

病比丘，由無湯藥好飲食故，其病難差，或復沒命。瞻病比丘，由無食故，當捨乞食，早晚無時，病人所須或能差錯，違心恚怒，病則難愈，以是之故，當施其食。諸有他方遠來比丘，初到異土，未有知識，若行乞食，或值惡狗，或逢弊人，儻能瞋恚，傷損毀辱，以是之故，當先與食。遠去比丘，當須伴侶，由無糧餉，或不逮伴，道路遐險，多諸毒獸，設當獨涉或致危難。我以是故，當供給之。」

爾時世尊聞毘舍離求此四願，讚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汝所願，其德弘大，供佛無異。」即與眾僧，還到祇桓。

世尊去後，開函視之，三十二頭，悉在函中，由愛斷故，不生懊惱，但作是言：「痛哉悲哉！人生有死，不得長久，驅馳五道，何苦乃爾？」三十二兒，婦家親族，聞此事理，極懷瞋恚，咸共唱言：「大王無道，枉殺善人，共合兵馬，欲為報仇。」軍眾雲集，圍繞王宮。時王恐怖，退向佛所。諸人聞之，即引軍馬，往圍祇桓。爾時阿難，聞波斯匿王，殺毘舍離三十二子，婦家宗黨欲為報仇，長跪合掌，白世尊言：「有何因緣，三十二兒，為王所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毘舍離子三十二人，不但今日為王所殺，三十二人一時頓死。汝今善聽！持之在心，當為汝說。」阿難曰：「諾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此三十二人，共為親友，相與言議，盜他一牛。彼時國中，有一老母，無有子息，單窮困厄。時諸偷兒，往詣其舍，欲共殺牛；老母歡喜，為辦薪水煮熟之具。臨下刀時牛跪仰，諸人意盛，必欲殺之，牛便結誓：『汝今殺我，將來之世，我不置汝，正使得道，猶不相放。』立誓已竟，便為所殺。諸人燒煮，競共噉之，老母因次，亦得飽滿，欣悅而言：『由來安客，今日最善。』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牛者，今波斯匿王是。爾時盜牛人者，今毘舍離三十二子是。爾時老母者，今毘舍離是。由此果報，五百世中，常為所殺，乃至於今。彼時老母，由助喜故，五百世中，常為作母，極懷懊惱，今值我時，始獲道證。」

阿難合掌，重白佛言：「復修何福，豪富猛健？」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一老母，信敬三寶，其家大富，合集眾香，以油和之，欲往塗塔。於其中路，逢三十二人，因而勸之：『我欲以油塗塔，可相助佐，當得福德，世世所生，端正多力。』時三十二人，歡喜共去。塗塔已竟，各作是言：『由是老母故，令我等得種福業，願所生處，尊榮富貴，恒為我母，我等為子，常莫相離，見佛聞法，疾得道果。』老母喜悅，便許可之。從是已來，五百世中，恒生尊貴。爾時老母，今毘舍離是。爾時三十二人，今三十二子是。」

時諸軍眾，聞佛所說，恚心便息，而作是言：「大王所刑，非適為之，此人自種，今受其報，由殺一牛，猶尚如是。波斯匿王，是我曹主，云何懷惡，而欲危害？」即除器仗，自投王前，求哀請過；王亦釋然，不問其罪。

爾時世尊，因為四眾廣說諸法，善業應修，惡行應離，敷演分別四諦妙法。眾會聞者皆得道證，受持佛教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) 設頭羅健寧品第三十三(丹本為二十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中。爾時賢者阿難，從座而起，整衣服長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阿若憍陳如，伴黨五人，宿有何慶，依何因緣，如來出世，法鼓初震獨先得聞，甘露法味特先得嘗？唯願垂哀！具為解說。」

於時世尊，告阿難言：「此五人者，先世之時，先食我肉，致得安隱，是故今日，先得法食，用致解脫。」

爾時阿難重白佛言：「先世食肉，有何因緣？願具開示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過去久遠，無量無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大國王，名曰設頭羅健寧，領閻浮提，八萬四千國，六萬山川，八十億聚落，二萬夫人嬪女。王有慈悲，憐念一切，人民之類，靡不蒙賴。爾時國中，有火星現，相師尋見，而白王言：『若火

星現，當旱不雨經十二年。今有此變，當如之何？』王聞是語，甚大憂愁：『若有此災，奈何民物？民命不濟，無復國土。』即合群臣，而共議之。眾臣咸曰：『當下諸國計現民口，復令算數倉籥現穀，知定斛斗，十二年中人得幾許。』王從其議，即時宣令，急勅算之。都計算竟，一切人民，日得一升，猶尚不足，從是已後，人民飢餓，死亡者眾。王自念曰：『當設何計濟活人民？』因與夫人媛女，出遊園觀，到各休息。王伺眾眠寐，即從座起，向四方禮，因立誓言：『今此國人，飢羸無食，我捨此身，願為大魚，以我身肉，充濟一切。』即上樹端，自投於地，即時命終，於大河中，為化生魚，其身長大，五百由旬。

「爾時國中，有木工五人，各齎斤斧，往至河邊，規斫木材。彼魚見已，即作人語而告之曰：『汝等若飢，欲須食者，來取我肉；若復食飽，可齎持去。汝今先食我肉，而得充飽，後成佛時，當以法食濟脫汝等。汝可并告國人大小，有須食者，悉各來取。』五人歡喜，尋各斫取，食飽齎歸，因以其事具語國人。於是人民，展轉相語，遍聞浮提，悉皆來集，噉食其肉，一脇肉盡，即自轉身，復取一脇，皆復食盡，故處還生，復轉身與之。如是翻覆，恒以身肉，給濟一切，經十二年。其諸眾生，食其肉者，皆生慈心，命終之後，得生天上。」

「阿難！欲知爾時設頭羅健寧王者，則我身是。時五木工，先食我肉者，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。其諸人民後食肉者，今八萬諸天，及諸弟子得度者是。我於爾時，先以身肉，充彼五人，令得濟活，是故今日最初說法，度彼五人，以我法身少分之肉，除彼三毒飢乏之苦。」

賢者阿難及諸會者，聞佛所說，且悲且喜，頂戴奉行。◎

賢愚經卷第七

# 賢愚經卷第八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(三九) 蓋事因緣品第三十四(丹本為三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林精舍。慧命阿難，竹林中坐，心自思惟：「如來出世，甚奇甚特！今諸弟子，蒙佛恩澤，於四供養，無所乏少，各獲安隱，得盡苦際；一切世間，諸王臣民，亦得大利，遭值三寶，人民安樂，悉思世尊威力所致。」作是念已，從坐處起，來詣佛所。爾時世尊，為四部眾，廣說妙法。慧命阿難，前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合掌，向佛自說林中所念。

佛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，如來出世，實復奇特！令一切眾生皆獲利益。復次阿難！如來正覺，非但今日祐利眾生，過去世時，亦復利益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中，饒益眾生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四河水、二大國王，一王名曰婆羅提婆，晉言梵天，獨據三河，人民熾盛，然復儻弱；一王名曰罰闍達提，晉言金剛聚，唯得一河，人民亦少，然其國人悉皆勇健。時金剛聚，處于正殿，獨坐思惟：『如我今者，兵眾勇悍，而所獲水少，彼國儻弱獨霸三河，今當遣使和索一河。若與我者，共為親厚，國有好物，更相貢贈，若有艱難，共相赴救；若其不得，便當力逼而奪取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召諸大臣共議此事，諸臣咸言：『今正是時。』即遣驛使，至梵天國，具以王意，宣示梵王。梵王聞此，復自思惟：『我國豐實，人眾亦多，又此國界，父王所有，轉用授我，至於力諍，我不下彼。』作是念已，報彼使言：『今此國土，非我所得，乃是父王，轉用見授。如我今者，力不減汝，汝欲力決，我不相畏。』使還本國，具以聞王。王即合軍，攻梵天國，共戰一交，梵天軍壞，乘背追蹤，經至城邊，眾人怖縮，更不敢出，諸臣相將，悉共集會，詣

梵王所，咸皆同心，白大王言：『他國兵強，我國儻弱，惜一河水，今致此敗。如是不久，懼恐失國。唯願開意，以一河水與之，共為親厚，足得安全。』王心便開，可眾臣意。即時遣使，至彼軍中，白其王言：『我曹比國，用作惡為？所索河水，今以相與，我當以女為汝夫人，國有特物，更相貢贈，急難危嶮，共相赴救。』時金剛聚，從其來意，即迎其女，拜為夫人，各共和解，迴軍還國。

「經於數時，其王夫人，便覺有胎。懷妊之後，恒有自然七寶大蓋，常在身上，坐臥行立終不遠離。至滿十月，生一男兒，身紫金色，頭髮紺青，光相暎著，世之少雙，兒以出胎，蓋在其上。召諸相師，令相此兒。相師披看，舉手唱言：『善哉善哉！』異口同音白大王言：『今觀太子，德力無比，人相畢足，世之希有。』王及群臣，喜不自勝，即告相師，為其立字。爾時國法，依於二事，而為作字：一者瑞應，二者星宿。相師白王：『今此太子，入胎已來，有何等瑞？』王答之曰：『有七寶蓋，恒在其上。』便為作字剎羅伽利，晉言蓋事，以眾妙供，隨時承奉。年至成人，父便命終。葬送畢訖，諸小王臣，共立蓋事，用為大王。

「治政數年，出外遊觀，見諸人民耕種勞苦，問左右曰：『我國人眾，何以作此種種役使？』臣答王言：『國以民為本，民以穀為命。若其不爾，民命不存；民命不存，國則滅矣。』王便言曰：『若我福相應為王者，令我民眾獲自然穀，莫復作此。』發言已竟，一切人民，倉築自滿，種種雜穀，隨意悉有。又經數時，復出外遊，見其國人，採薪汲水，舂磨作役，又問臣言：『今諸人眾，故復勞苦？何以爾耶？』臣白王言：『蒙王恩澤，獲自然穀，穀叵生食，事須成熟，是以庶民，辦作食調。』王復言曰：『若我福德，應為王者，令吾國內一切人民，若欲食時，有自然食，恒在其前。』發言已訖，合境皆獲自然之食。又復經時，王更出遊觀，見眾人忽忽各執所務，紡織裁縫，辦具衣調。王問臣言：『此諸人等！何以故爾，辛苦執作？』臣白王言：『蒙大王恩，獲自然食，今者作役，辦具衣裳。』王復言曰：『若我福德，應為王者，使吾國內一切樹木出自然衣。』適發此語，國中諸樹，

皆出妙衣，極為細濡，青黃赤白，隨人所好。又經數時，王復出遊，見於人民各各競共作諸樂器，王復問臣：『我國人民，何以故爾，勞煩執作？』臣白王言：『此諸人等，蒙大王恩，衣食自然，各獲安隱，事須伎樂，用自娛樂，是以今者治伎樂器。』王便言曰：『若我有福，應為王者，令我國中一切樹上，皆有種種樂器，鼓具琴瑟、琵琶箜篌，一切所須，稱意悉有。』

「又經數時，諸王臣民，悉來拜賀，值王食時；時王即請，留與飲食。爾時諸臣，得王飯食，百味具足，咸共白言：『臣等家食，其味薄少，今得王食，美味非凡。』王告之曰：『卿等臣民，若欲常得如我食者，用吾食時，食者皆得如是之食。』即勅司官：『吾食時到，恒鳴大鼓，令諸人民悉得聞知，用我時食，當得百味上妙之供。』從是已後，食便鳴鼓，一切人民，承音念食，百味上饌，自然在前，人民優樂，不可具陳。

「時王梵天，遣使來至蓋事王國，語蓋事言：『汝父在時，我以河水，用與汝父，汝父已終，宜當還我。』時蓋事王，報彼使曰：『我今境土，及以河水，亦非我力，強從汝得，然我為王，不勞民物。此蓋小事，宜停在後，須我面與汝王相見，乃當宣備國土之要。』使還到國，一一白王，王然其意，剋日共期。期日已滿，二王俱進，軍眾圍遼，甚多無數，各安大營，在河一邊，二王乘船，河中相見。時王梵天，初見蓋事，身色晃曜，如紫金山，頭髮奕奕，如紺琉璃，其目廣長，人中難有，敬心內發，謂是梵天。到相問訊，對坐一處，談兩國土，論索水事。蓋事報曰：『我國人民，所欲自然，亦無貲輸王役之勞。』所言未訖，食時已至，蓋事王軍，鳴鼓欲食。時梵天王，甚以惶懼，謂欲牽攝而取殺之，怖不自寧起謝已過，手足四布，腹拍前地。蓋事自起，曉令還坐。復語之曰：『大王！何以恐怖如是？我軍食時，恒自鳴鼓。所以爾者？是我食時，用我時食，皆獲百味上饌之供。』時王梵天復起合掌，白蓋事曰：『唯願大王！普見臨覆我及國人，悉願降附，令諸民庶悉蒙恩澤。』於是蓋事，典闈浮提，一切人民，盡獲安樂。

「登位之後，處於正殿，群僚百官，宿衛侍立。日初出時，有金輪寶從東方來，王遙見之，即下御座，右膝著地，向於輪所，以手三招，輪已來至，千輻具足，光色暎著。王告之曰：『若我應作轉輪王者，如法住處，汝便住中。』於是輪寶，當在王前虛空中住，其輪去地七多羅樹；象寶、神珠、玉女、典兵、典藏寶，次第來至。時蓋事王七寶具足，典四天下，一切眾生，蒙王恩德，所欲自恣，王悉教令脩行十善，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剎羅伽利王者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。爾時父王罰闍達提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。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。我因往昔慈愍眾生，恒以財法而攝取之，從是因緣，自致成佛，三界獨尊，無與等者。以此義故，一切眾生，皆應修習大慈潤益。」

爾時阿難復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中，剎羅伽利轉輪聖王，以何因緣獲如是等無量功德，初入母胎寶蓋隨覆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復過去久遠，無量阿僧祇劫，此闍浮提，波羅捺國，仙人山中，有辟支佛，恒於山中止住。時辟支佛，患身不調，往問藥師。藥師語曰：『汝有風病，當須服乳。』時彼國中，有一薩薄，名曰阿利耶蜜羅，晉言聖友。時辟支佛，往告其家，陳病所由，從其乞乳。薩薄歡喜，便請供養，日給其乳，經於三月。三月已竟，身病得差，感其善意，欲使主人獲大利益，踊在空中，坐臥行立，身出水火，或現大身滿虛空中，又復現小入秋毫之裏，如是種種，現十八變。於是聖友，極懷歡喜。復從空下，重受其供，經於數時，乃入涅槃。薩薄悲悼，追念無量，闍維其身，收取舍利，盛以寶瓶，用起瑜婆，香花伎樂，種種妙物，持用供養。所捉大蓋，以置其上，盡其形壽，供養此塔。由其供養一辟支佛，四事供養，因此福報，無量世中，或生天上，或處人中，尊豪挺特，世之少雙。」又告阿難：「一切眾生，在家出家，皆應脩福，生生之中，獲如是利。」

爾時阿難，及諸會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〇) 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(丹本為三十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，念須侍者，諸尊弟子憍陳如等，各共觀察，知佛所念。時憍陳如從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長跪白佛：「貪得侍近捉衣持鉢，唯願垂愍！賜教聽許。」佛告之曰：「汝年老邁，自須給侍，何忍使汝復見供事？」時憍陳如知佛不聽，禮已還坐。摩訶迦葉、舍利弗、目犍連，及諸弟子五百人等，次第白佛，皆求給侍，佛皆不聽。時阿那律試觀佛意，見佛志趣，心在阿難，如日在東照于舍宅，光從東牖直至西壁，世尊志意亦復如是；諸大弟子，皆亦觀知。時舍利弗及目犍連，從坐處起，到阿難前，語阿難言：「世尊志意，欲得於仁以為侍者。仁有善利，獨蒙稱可，宜速往自求為佛侍。」時賢者阿難，見諸上座來到其前，又聞其語，尋起合掌，白上座言：「世尊德重，智慧深遠，以我常近親侍奉事，懼招罪尤，自遺殃患。」舍利弗等復語之言：「今觀世尊，專注致意，欲得於仁以為侍者，如日初出照于室宅，光從東牖直照西壁，世尊注心亦復如是。又復世尊，究人情能知仁堪任，是以留意，宜時速自求為侍者。」賢者阿難重得是語，思惟是事，靡知所如，復更合掌，白諸上座：「若今世尊賜我三願，我乃堪任為佛侍者。何謂為三？世尊故衣，勿與我著。世尊殘食，莫令我噉。時節進現，隨我裁量。賜此三願，乃能侍佛。」舍利弗等聞是語已，具以其事，往白世尊。佛聞此已，告舍利弗：「諸弟子等！阿難所以求索不著我故衣者，阿難長慮恐諸弟子懷嫉妬者，而生此心：『國王臣民，諸檀越輩，施佛貴價細濡之衣；阿難貪此，故求給事。』復索不噉我殘食者，慮諸弟子復生此心：『如來鉢中，所食之餘，甘美百味，世無此食；阿難嗜故，而來側近。』阿難所以索自裁量時節進現者，慮諸弟子及外道眾來求進現，有所難問，不知時節，儻相惱觸，又為侍者，當候時節，飲食所宜，便身益體，一一制度，慮過見及。是以先預索此三願。又復阿難，不但今日索自知時，過去世時，奉侍於我，善知時宜。」

時舍利弗重白佛言：「不審過去奉事於佛，善知時宜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欲聞者，諦聽著心！當為汝說。」「唯然世尊！諾當善聽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乃往過去無數無量阿僧祇劫，有大國王，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小國、八十億聚落，王所住城，名婆樓施舍。於是城中，有一婆羅門，號尼拘樓陀，聰明博達，天才殊邈，王甚宗戴，師而事之；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悉遙敬慕，瞻仰所在，四遠貢獻，遣使諮詢，略而言之，如奉大王。於是婆羅門，富敵王家，但無子息可以紹繼，出入坐臥，每懷此愁，不知何方可以得子？即禱祀梵天、天帝四王、摩醯跋羅，及餘諸天日月星宿、山河樹神，種種禱祀，無所不遍。剋誠積報經十二年，其大夫人便覺有娠，聰明女人，能得知此，自知所懷，必是男兒，即以情事白婆羅門。婆羅門歡喜，倍增怡躍，即勅家內夫人採女，來共擁護夫人進止，飲食床薦，極令細濡，調適稱給，莫違其意。十月已滿，便生男兒，身紫金色，頭髮紺青，端正超異，人相難有。婆羅門見，喜不自勝，即召相師，來共相之。相師披觀，嘆未曾有，此兒相好，福德弘廣，天下所瞻，如子賴母。其父歡喜，勅為立字。天竺作字，依於二種：或依星宿，或依變異。相師便問：『懷妊以來，有何變異？』其父答言：『此兒之母，素來忌惡，少於慈順，不脩慈慧；自懷妊來，心性改異，矜憐苦厄，如母愛子，志好布施，無有貪惜。』相師聞之，歡喜而言：『是此兒志，故使然也。當為立字號摩訶闍迦樊，晉言大施。』

「其兒漸大，父甚愛念，別為作宮，立三時殿，冬溫夏涼，春秋居中，安諸妓侍，以娛樂之。其兒聰明，好樂學問，誦持俗典，十八部書，文既通利，并善其義，學諸技術，靡所不通。其後大施白其父言：『久在深宮，思欲出遊。』父聞此語，即勅臣吏：『我子大施，欲出遊行，掃灑街陌，除諸不淨，豎諸幢幡，散華燒香，莊嚴道路，極令潔淨。』施設辦已，大施於是乘大白象，七寶校飾，搥鍾鳴鼓，作倡伎樂，千乘萬騎，導從前後，行

大御道，往詣城門。於時國中人民之類，於樓閣上，挾道兩邊，競共觀看，無有厭足，皆各言曰：『甚奇甚妙！覩其威相，猶如梵天。』轉復前行，見諸乞兒，著弊壞衣，執持破器，卑言求哀：『匱我少許。』大施見之，而問之曰：『汝等何以辛苦乃爾？』或有答言：『我無父母兄弟妻子，貧窮孤惻，無所恃怙。』或有答言：『我有長病，不能作役，自活無路。』或有答言：『我之不幸，數遭破亡，債負盈集，身口所切，無方自濟，是以行乞，以託餘命。』大施聞已，酸嘆而去。次復前行，見諸屠兒，剝剝畜生，削割秤賣。大施見問：『咄作何等？』各各言曰：『祖父已來，屠殺為業，若捨此事，無以自濟。』大施嘆息，捨之而去。次見耕者，以犁墾地，虫從土出，蝦蟇拾吞，復有蛇來，吞食蝦蟇，孔雀飛來，啄食其蛇。大施問之：『此作何等？』答言：『墾地於中下種，後當得穀以自供養，并復當得以輸王家。』大施聞已，深歎而去。次復前行，見諸獵者，張網設置，捕諸禽獸；見諸禽獸，墮置網中，自挽自頓，不能得脫，悲鳴相喚，各懷怖懼。大施見之，『何以作此？』各共答言：『我等唯仰獵殺為業，若不為此，存活無路。』聞其語已，酸傷而去。次復前行，見捕魚師，張設羅網，所得甚多，積著陸地，趣能動搖。復問其故：『咄何以爾？』各前答言：『祖父已來，無餘生業，唯仰捕魚，賣供衣食。』大施見已，甚懷愍悼，而自思惟：『是諸眾生，皆由貧窮乏衣食故，為此惡業，殺害眾生，歡喜極意；壽終之後，當歸三塗，從冥入冥，何其怪哉？』作是念已，迴駕還宮，思憶是事，愁憂不樂。往見其父，求索一願。父語大施：『隨汝所求，終不相違。』即自說言：『先日出遊，覩彼人民，求衣求食，勞形役思，殺害欺誑，具諸惡業，意甚矜憐，思欲賑給。唯願垂恩，施我大藏，聽自恣施濟眾所乏。』父告之曰：『我聚財寶，盡為汝故，汝意欲爾，奈何相違？』

「兒得父教，即勅宣下一切人民：『摩訶闍迦樊欲設大檀，有所須者，皆悉來取。』唱令已訖，沙門婆羅門、貧窮負債、孤苦疾病，諸城道路前後而去。諸人民輩，有從百里二三百千里來者，復從三千五千萬里來者，皆強弱相扶，四方雲集，一切給

與，滿其所願。須衣與衣，須食給食，金銀七寶，車馬輦輿，園田六畜，稱意而與。如是布施，經數時中，諸藏之物，三分已二、時典藏吏，往白其父：『摩訶闍迦樊，自布施來，藏物三分，已施其二。諸王信使，當有往返，願熟思惟，後勿見責。』父聞吏語，自思惟言：『吾愛此子，不能距逆，寧復空藏，何能中斷如是布施？』復經數時，用殘藏物，三分復二。吏復更白：『前所殘物，三分之中已更用二。諸王信使，事須報知，今藏垂空，願更重思。』時婆羅門而語吏言：『吾愛此子，愛心隆厚未曾違失、面折其意。汝可方便，假設因緣，來求物時乍稱不在，且令餘殘延引日月。』吏得語已，即閉藏戶，小復他行。乞兒來集，至大施所，大施將來詣吏求物，其吏不在，比行推覓，經歷時節，困乃得之，雖復得物，不稱時要。大施自念：『今此小吏自力何敢不承受我？將是父意故使爾耳。又人子之法，不宜空竭父母之藏令其盡也。今此藏中，所殘無幾。』作是念已，『我當云何多得財寶，用滿我意，濟給群生？』即問諸人：『今此世間，作何事業，可得多財用之難盡？』或有人言：『多種五穀，脩治園圃，可得多財。』或有人言：『多養六畜，隨時蕃息，可得多財。』或有人言：『不避劇難，遠出行估，最得多財。』或有人言：『唯有入海，採取珍寶，最得多財。』大施聞此，而自言曰：『耕種養畜，遠出行估，既非我宜，得利無幾。唯有入海，此計可從。我當力勵，求辦此事。』作是念已，往白父母：『今欲入海，求多珍寶，還用施給，濟民所乏，唯願見聽，得遂所志。』

「父母聞語，驚而問言：『世人入海，窮貧無計，分棄身命，無所顧戀。汝有何事，復欲習此？若欲布施，我家所有，一切眾物，及藏中殘，盡令汝用，莫入大海。又復海中，眾難甚多，水浪迴波，摩竭大魚，惡龍羅刹，水色之山，如是眾嶮，難可經過。汝有何急，投身此難？我等命存，終不相聽。宜息汝意，勿多紛紜。』大施聞此，願不從心，甚懷悒感，而自心念：『我今所願，欲辦大事，設復貪身，事何由成？』以身布地，伏父母前，而自言曰：『若必顧留，違我志願，伏身此地，終不復起。』父母聞此，心懷灼然，與諸內官，前諫喻曰：『海道遼遠，險難事多，

往者甚眾，來還者尠。我念求子，禱祀諸天，精誠懇惻，靡所不遍，經十二年，因乃從願。適汝長大，欲得捨我？念棄此志，還起飲食。』從一日二日至六日，如是種種，諫喻求曉；其言如初，執志不迴。父母心懼，自共議言：『此兒前後，欲有所作，要令成辦，未曾中退，就令入海，猶望還期，今必拒遮，到其七日，交見其禍，為之奈何？宜當聽去，轉憂在後。』言議已決，俱來兒邊，各捉一手，而語兒言：『聽隨汝意，起還就食。』

「大施聞此，即起就飯。飯食已訖，即起出外，廣行宣令，告語眾人：『我今躬欲入海採寶，誰欲往者？可共俱進。我為薩薄，自辦行具。』於時國中，有五百人，聞是令已，僉然應命。即辦所須，剋定發日。日到裝駕，辭別趣道，王與群臣并其父母、諸王太子臣民之類，數千萬人，送到路次，各贈妙寶，供道所須，啼哭斷絕，於是別去。轉行數日，止宿曠野，值遇群賊，來欲伺盜；菩薩憐愍，即以所齋，盡用勾與。轉前到城，城名放鉢，城中有婆羅門，名迦毘梨。於時大施，往到其所，欲從貸索三千兩金。時婆羅門，有一妙女，身紫金色，頭髮紺青，端正絕世，更無儔類，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皆為太子，求悉不許。是時大施，到其門中，問迦毘梨：『欲共相見。』其女在內，聞外語聲，歡喜驚起，語父母言：『在外之者，斯是我聟。』時迦毘梨，即出相見，覩其色狀，知必非凡，聞其須金，一切許給。又復左手，捉金澡罐，右手捉女，語大施言：『今我此女，容貌殊異，諸王遣使，各為子求；今覩薩薄，端正相似，請以此女，用相奉侍。』大施答言：『我今方當涉難入海，焉知能得安全還不？預受君女，此非所以。』迦毘梨言：『若令吉還，當為我受。』是時大施，即許可之。

「時迦毘梨歡喜，便與三千兩金及餘所須。於是共別，轉前到海，勅語賈人牢治其船，令有七重，候風以至，推著海中，以七張大索，繫於岸邊，便搖鈴唱令，告眾賈人：『汝等皆聽海中之難，黑風羅剎，水浪洄瀾，惡龍毒氣，水色之山，摩竭大魚，眾難甚多。百伴入海，時一安還。誰欲退者，可於此住；索斷之後，欲悔無及。若能堅心，不顧身命，分捨父母兄弟妻子，際遇

安隱，得七寶還者，子孫七世，食用不盡。』作是令已，便斷一索，日日如是；七日復唱令已斷第七索，望風舉帆，船疾如箭，普與眾賈，到於寶所。大施多聞明識諸寶，輕重貴賤色貌好醜，示諸賈客，如是色寶，致之不重，價貴可取。如是輩寶，致重價賤，各共莫取。又復約勅，取寶多少，當令得中，多則船重，重則沈沒，少雖船輕，不補勞苦。誠語已訖，各勤採拾，積著船上，寶足裝嚴，便欲來還。於時大施，不欲上船，諸人悉集，問其意故，大施答言：『我欲前進至龍王宮求如意珠，盡我身命，不得不還。』眾賈聞此，愁慘無憊，各共白言：『我曹之等，憑賴薩薄，捐捨所重，冒嶮至此，冀望相因，全濟還家。今者云何，欲見棄捨？』大施答言：『我當為汝自誓求願，令汝曹等安隱還國。』諸賈人聞，心怖乃安。大施導師，手執香鑪，向於四方，而自立誓：『我不憚勞，涉海求珍，用濟群生飢乏之困，合集此德，用求佛道。若我至誠，所願當就，令此眾賈及船珍寶，不逢惡難，安全還國。』作誓已訖，眾賈前抱導師手足，涕泣愴恨，辭別還國。斷索舉帆，還闔浮提，皆蒙安隱，得出大海。

「爾時大施，與眾別後，前入於水，水可齊膝，行經七日；轉復前行，其水漸深，可齊於岐，復經七日；如是前進七日齊腰，七日齊項，七日恒浮，到一山邊，兩手捉木，刺山而上，經乎七日，乃徹山頂。於彼山上，平行七日，復還下山，七日徹下，到於水邊。水中皆有金色蓮花，有諸毒蛇，其毒極盛，悉以其身，纏蓮花根。菩薩見此，即自端坐繫心攝念，入慈三昧，念諸毒蛇本生之時，皆由瞋恚嫉妒倍盛，故生此中，受斯惡形，極以慈心，矜憐悲念，慈心已滿，彼諸蛇毒，皆自除歇。大施即起，躡花而行，復經七日，乃得度蛇。轉復前行，見諸羅刹，聞人香臭，皆來求覓。大施已見，攝心慈觀，諸羅刹輩，敬心自生，濡語來問：『欲何所至？』大施具答：『欲求如意寶珠。』羅刹歡喜，而自念言：『此福德人，去於龍宮，其道猶遠，云何使此經涉辛苦？我當接過於諸嶮難。』即時接去，度四百由旬，乃還放地。

「於是大施，轉自前行，見一銀城，白淨皦然，知是龍城，歡喜往趣。見其城外，有七重塹，滿諸塹中，皆有毒蛇，其毒猛

盛，視之可惡。大施導師，念諸毒蛇，皆由前身怒害多盛，故受如斯可惡之形，念慈哀愍如視赤子，慈心已滿，蛇毒悉除。即起蹈上，行詣龍城。見有二龍以身纏城，交頭門闕，見於大施，仰頭愕視。大施尋時，復入慈心，龍毒便除，低頭不視。大施即前，躡上而過。城中有龍，坐七寶殿，遙見菩薩，驚起自念：『今我城外，七重塹中，皆有毒蛇、餘龍、夜叉，無敢妄越。斯是何人，能來至此？』即前迎問，作禮恭敬，請令就座，坐七寶床，種種美饌，以用供養。食已談語，問其來意，菩薩答言：『閻浮提人，貧窮辛苦，求於財寶供衣食故，殺害欺誑，具造眾惡，命終之後，墮三惡道。意甚憐愍，欲救濟故，涉嶮遠來，見於大王，求旃陀摩尼，往用救濟，積此功德，誓求佛道。若不距逆，唯見給與。』龍王答言：『旃陀摩尼，難得之寶，汝故遐嶮，正來為此。若能開意，留住一月，受少微供，因為說法；旃陀摩尼，爾乃可得。』菩薩可之。龍王日日，供設百味，作諸伎樂，供養菩薩，菩薩便為具足分別四念處慧。經一月竟，辭當還去。龍王歡喜，解髻寶珠，以用奉上，因而言曰：『大士慈心，普濟難及，此志強猛，必至佛道，我願為作智慧弟子。』菩薩可之，而問之言：『今汝此珠，有何力能？』即答之言：『此珠能雨二千由旬一切所須。』菩薩自念：『此珠雖快，故未辦我曠濟大事。』諸龍大小，送到門外，重相辭謝。

「於是別去，轉復前行，遙見一城，純青琉璃，其色清潔，復前往趣。其城外邊，亦七重塹，諸塹之中亦滿毒蛇。菩薩見已，念此諸蛇，瞋妬所致，故來此中，受此毒形，端坐入慈，極加哀念，慈心已盛，毒皆得除。經蹈其上，往趣城門。亦見二龍，以身纏城，交頭門闕，已見菩薩，擎頭怒視。菩薩尋時，思惟慈心，慈心已滿，其毒復除，便復低頭，菩薩蹈過。爾時城中，有一龍王，坐七寶殿，遙見菩薩，驚起自念：『計我城外，七重蛇塹，諸龍夜叉，無能越者。此是何人，能來至此？』尋下迎問，恭敬作禮，請詣殿上，坐七寶床，辦諸百味，盛美飯食，食竟徐徐談問所由。菩薩因答故來之意：『唯欲求乞旃陀摩尼。』龍王白言：『旃陀摩尼，甚為難得！苟欲得者，願受我請，二月住此，并見

開示菩薩之行。』龍王供設種種飲食，作諸伎樂，而以供養，菩薩具足，為其分別四神足事。經二月已，辭當還去。龍王即出髻中寶珠，以用奉上，因立要誓：『大士勤心，悲濟群生，其心廣大，必至佛道，我願為作神足弟子。』菩薩可言：『如汝所願。』又復問：『此所與寶珠，力能云何？』龍即答言：『此珠能雨四千由旬一切所須。』菩薩自念：『此珠轉勝，雖復殊妙，未稱我意。』諸龍大小，送出門外，各懷戀恨。

「於是別後，轉更前進，見一金城，其色晃晃，甚為妙好，菩薩往趣。見其城外，亦七重塹，諸塹之中，亦滿毒蛇。菩薩自念，此諸毒蛇，亦由前身習恚憎妬怒害盛故，受此毒形，端坐入慈，極加愛念，慈心已至，蛇毒皆除，便前登躡，踏上而過。到於城門，亦見二龍，以身纏城，交頭門闌，已見菩薩，仰頭愕視，菩薩如法，入于慈定，龍毒得除，低頭而視，即前躡上，度入城中。彼時城中，亦有龍王，處於寶殿，遙見菩薩，愕然自念：『我此城外，有七重塹，滿中毒蛇，餘龍夜叉，無能越者。今此何人，能來至此？』心極奇怪，尋下迎問，致敬為禮，請令上殿，施七寶床，讓之令坐，坐已具食種種美味，食已徐問所以來意。菩薩答言：『閻浮提人，薄德窮苦，勞身役思，殺害欺誑為衣食故，具十不善，命終後，復墮三劇苦中，意甚愍傷，思欲救濟。承海龍王，有如意珠，故涉遐嶮，唯望得此。』龍王答言：『如意寶珠，此難得物，大士故來，望當相與。若欲得者，四月留住，受我微供，并見教誨。』菩薩尋可。龍王歡喜，日日施設百味上美，躬自斟酌，奉進甘食，亦復勅作種種伎樂，菩薩恒為分別諸法名字本末，廣宣其義。龍王敬慕，專意聽受，朝夕問訊不失時節，隨時所須龍自裁量，諸龍夜叉來欲求現，可進可退，自立限度，奉事四月，善知時宜。四月已竟，菩薩辭去。爾時其龍即解髻中如意之珠，用奉上之，因立誓願：『大士弘誓，慈心曠濟，悲彼群生，不憚勤勞，必能成佛，拔濟荼蓼，願作侍者總持弟子。』菩薩許之。又復問言：『所可施珠，力能何如？』龍王答言：『此珠能雨八千由旬七寶所須。』菩薩歡喜，而自念言：『閻浮提地，

七千由旬，此珠之德，副我所望。』前後所得，凡有三珠，繫在衣角，即起出城。諸龍大小，送到城外，各懷悲戀，遂共別去。

「菩薩到前，捉珠求願：『若今實是旃陀摩尼，當令我身能飛虛空。』求願已訖，即舉其身，便能飛翔，出于海外。已度海難，小眠休息，是時海中，有諸龍輩，自共議言：『我曹海中，唯此三珠，其德甚大，難有般比，此人皆能，索得持去。可惜此寶，當還攝取。』言議已竟，密解持去。菩薩眠覺，看珠不在，即自思惟：『此中無人，必是海龍，持我寶去。我為此珠，經涉遐嶮，今垂還國滿我所願。雖取我珠，吾終不放，會當盡力抒此海水，誓心剋志，畢命於此，若不得珠，終不空歸。』思惟已定，即行海邊，得一龜甲，兩手捉持，方欲抒海，海神知意，來問之曰：『海水深廣，三百三十六萬里，正使一切人民之類，盡來共抒，不能使減，況汝一身，而欲辦此？』菩薩答言：『若人至心，欲有所作，事無不辦。我得此寶，當用饒益一切群生，以此功德，用求佛道。我心不懈，何以不能？』是時首陀會天，遙見菩薩，一身一意，獨執勤勞，欲用充濟安樂一切。『我曹云何不往佐助？』展轉相語，來至其所。菩薩下器，一切諸天，盡以天衣，同弇水中，菩薩出器，諸天舉衣，棄著餘處，一反抒海，減四十里；二反抒之，減八十里；三反抒之，減百二十里。其龍惶怖，來到其所，語言：『止止！更莫抒海！』菩薩尋休。龍來問言：『汝求此寶，用作何等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欲用給濟一切眾生。』龍復問言：『如汝言者，我曹海中眾生甚多，何以不與，必欲得去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海中之類亦是眾生，然無劇苦。如閻浮提人民之類，為錢財故，殺害欺誑，作十不善，死墮三途。我以人類，解於法化，故來索寶，先充所乏，後以十善，而勸誨之。』龍聞其語，出珠還之。爾時海神，見其精進強力所作，即作誓言：『汝今如是，精進不休，必成佛道，我願為作精進弟子。』

「菩薩得珠，復更飛去。到便先問入海同伴賈客，即下在地。同伴見之，驚喜無量，皆共歎言：『甚奇甚特！』轉復前行，到放鉢城，迦毘梨婆羅門，聞於菩薩海中吉還，歡喜踊躍，出迎問訊，并請同伴，為設客會，辦具種種餚饌飲食，食訖談敘行路恤

耗。是時菩薩持其寶珠，指歷其家，婆羅門家內，諸藏悉滿，會者覩此，歎未曾有。時迦毘梨，莊嚴其女，若干種寶，校飾其身，躬手自捉金寶澡罐，先自洗手，後牽女臂，授與菩薩。菩薩為受。迦毘梨歡喜，嚴五百伎女，擇取才能工為伎者，具五百白象，眾寶莊校，極令奇異，用送其女。菩薩勅伴，駕乘即路，城中大小，送到道次，作眾伎樂，導從還國。

「大施父母，自與兒別，憂結迷憤，啼哭過哀，其目俱冥，盲無所見。兒還到國，禮拜問訊，父母聞聲，以手摩捫，爾時審知大施還國，悲喜交代，窮責其子：『汝實無狀，捨我入海，困苦我曹，微命趣存。汝大海中，得何等物？』菩薩出珠，以授父母，父母手捉，而自言曰：『今我藏中，如斯石比，亦不少也。何用辛苦，方乃得此？』菩薩取珠，指父母眼，目欵明淨，如風除雲，既還得視，心遂欣豫，感此珠德，嘆言：『甚奇！汝雖辛苦，功不唐捐。』菩薩復捉其珠，而從求願：『若是旃陀摩尼者，使我父母，身下自然，當有七寶奇妙珍異床座，上有嚴淨七寶大蓋。』言訖尋成，一切皆喜。菩薩復更捉珠求願：『令我父母及王臣民，一切諸藏皆悉盈滿。』即以其珠，四向歷訖，如語悉滿，莫不驚喜。即時遣人，乘八千里象，告閻浮提一切人民：『摩訶闍迦樊，海中吉還，得如意珠，其德殊異，却後七日，當令其珠雨於一切珍寶衣食，隨人所須，自恣而取，皆各齋戒，儲[仁-二+(亡/大)]以待。』

「告下遍已，七日頭到，大施菩薩，沐浴其身，著新淨衣，至平坦地，即持其珠，著高幢頭，手執香爐，四方求願：『閻浮提人，貧窮辛苦，欲得濟給令無有乏，若當實是旃陀摩尼者，便當次第雨眾所須。』求願已訖，四方陰雲，即時風起，吹諸不淨，瑕穢糞掃，皆悉除去。次雨微水，以掩塵土，次雨飲食，百味上美，次雨五穀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寶種種奇珍，閻浮提內，眾寶積滿。人民之類，自恣而取，上妙衣食，盈溢有餘，視諸珍寶，猶如瓦石。爾時菩薩，觀民充足，即遣臣吏四遠，告下閻浮提內，咸使聞知：『汝等群民！先由窮乏，求於衣食及諸財寶，更相欺誑，殺害極意自利忘義，不惟罪福，命終皆墮三塗之中，從冥入

冥，受罪多劫。常相悲憐，無由相濟，故忘形苦，涉嶮入海，得此寶珠，來用相救。汝等既已更無乏短，念自剋勵勤脩十善，攝身口意，慈仁孝順，精進御意，勿懷放逸。』種種方便，廣勅奉善，因作文書，告諸王臣，騰其法誨，咸令聞知，更相勸督，勿妄為非。爾時一切閻浮提內，既蒙大恩慈澤霑潤，各思何方，仰酬至德？又蒙優教，勅使脩善，咸皆慕義，專習慈敬，制身口意，不妄犯非，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

「如是，舍利弗！欲知爾時父婆羅門尼拘樓陀者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。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。時大施者，今我身是。銀城中龍者，今舍利弗是。琉璃城中龍者，今日犍連是。金城中龍者，今阿難是。時海神者，今離越是。阿難為龍王時，奉事於我，善知時宜，乃至今日，素自知時。阿難欲得此三願者，隨從其意。」

阿難聞此，歡喜踊躍，從座處起，長跪白佛：「當盡形壽為佛侍者。」

時諸會者，聞佛所說，感念大恩，專心剋勵，思惟四諦諸法出要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善根因緣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有得住不退地者，咸共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## 賢愚經卷第八

# 賢愚經卷第九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## （四一）◎淨居天請佛洗品第三十六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首陀會天，下闇浮提，至世尊所，請佛及僧，洗浴供養。世尊默然，已為許可。即設飲食，并辦洗具，溫室緩水，調和適體，蘇油浣草，皆悉備有。施設已辦，白世尊曰：「食具已訖，唯聖知時。」於是世尊及諸比丘，納受其供，盡共洗浴，并享飲食，其食甘美，世所希有。食竟澡漱，各還本坐。是時阿難，長跪合掌，白世尊曰：「此天往昔作何功德，形體妙好，威相奇特，光明顯赫，如大寶山？唯願世尊！敷演其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善持！吾當解說。乃往過去，毘婆尸佛時，此天彼世，為貧家子，恒行傭作，以供身口。聞毘婆尸佛說浴僧之德，情中欣然，思設供養，便勤作務，得少錢穀，用施洗具，并及飲食，請佛眾僧，而已盡奉。由此福行，壽終之後，生首陀會天，有此光相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而此天者，非但今日請佛及僧，尸棄佛時亦來世間，供養世尊及於眾僧，乃至迦葉佛時，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天非但承供七佛，於當來世賢劫之中，興千佛出，亦當一一洗佛及僧，猶如今日無有差別。」爾時世尊，因受天記：「於未來世，滿阿僧祇百劫之中，當得作佛，號曰淨身，十號具足，所化眾生，不可限量。」

爾時阿難，及諸四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無量，咸作是言：「如來出世，所利益大，如是少施，獲報彌多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因為眾會，廣說妙法。其聞法者，有得道迹、往來、不還、逮應真者，發大道意，各各歡喜，頂受奉行。

◎

#### (四二) 善事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七(丹本此品却在九卷為四十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僧，圍繞說法。爾時賢者阿難，見提婆達多，於如來所，常懷嫉妒，驅飲醉象，推山鎮佛，種種方便，欲得危害。然佛慈心，常有矜愍，於羅睺羅及提婆達多，視之一等無有差別。賢者阿難，覩其如是，常懷怨恨，思惟在意，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長跪合掌，歎說是事。佛告阿難：「提婆達多不但今日興惡於我，宿世之時亦傷害我，然我於彼常慈念之。」

賢者阿難即白佛言：「不審宿世，提婆達多，亦為傷害，爾時慈愍，其事云何？願具說示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，無數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一國王，名曰勒那跋彌，晉言寶鎧，領五百小國王，有五百夫人嬪女，皆無有子。王便禱祠諸天日月山海樹神，經年歷紀，不獲子息。王大愁憂，而自念言：『我今無子，旦夕崩亡，國無紹繼，天下必亂。所以者何？五百諸臣，不相賓伏，便當力諍，強弱相歎，枉殺無辜，亡國喪民，莫不由此。』念是事已，益增憤惱。時有天神，知王至意，於王夢中，而語王言：『城外林中，有二仙士，其第一仙，身有金色，福德聰辯，不可逮及，汝苟須子，可往求請，必當迴意來生王家。』王尋驚悟，差有喜色，即敕駕乘，單將數人，遍至推覓，便得見之，即向求哀，種種自說，國無繼嗣，憂深慮重。『貪屈大仙，來生我家，紹繼國嗣，去我憂患。若不見恥，唯垂見顧。』爾時仙人，見王殷勤，不忍拒逆，即便可之。第二仙人，復語王言：『我亦當往生於王家。』王大歡喜，便辭還宮。

「經歷數時，金色仙人，即取命終。王大夫人，名曰蘇摩，即覺有娠。聰明女人，能得此智知所懷妊，分別男女，便自說言：

『我所懷妊，必當是男。』王及宮內，聞此語已，欣悅無量。王勅宮內夫人嬪女，盡共承給，稱悅其意，床褥飲食，極令細軟，將護進止，不臨危險。十月已滿，其大夫人，便生男兒，端正絕異，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，人相具足，王及內外，觀之無厭。因召相師，令占相之。相師尋詣，上下觀相，歡喜踊躍，而白王言：『此兒相好，人中難有，聰明福德，不可逮及。』王聞遂喜，復告相師，可為立字。相師問王：『今此太子，受胎已來，有何變異？』王即答言：『此太子母，索來妬惡，樂人之過，妄舉姦非，見他人善，心不為喜；懷妊已來，志性改異，為人慈仁，矜愚愛智，好修施惠，等意護養。』相師聞此，讚言：『善哉！此是兒志，寄情於母。』便為立字，字迦良那伽梨，晉言善事。其第二夫人，名曰弗巴，第二仙人，亦復命終，生於第二夫人腹中，日月足滿，便生男兒，形體狀貌，無他殊異。復召相師，而瞻相之。相師披觀，而語之言：『此太子者，是常人耳，福德智能，為足自任。』王復勅之，為其立字。相師復言：『有何異事？』王語相師：『此太子母，索性忠良，為人慈順，樂宣人善；懷妊已來，返更樂惡，嫉妬賢能，見善不喜。』相師復言：『此亦兒志，寄之於母，故使然耳。』因即立字，為波婆伽梨，晉言惡事。

「其王爾時，注心愛念迦良那伽梨，不失其意，即勅為起三時之殿，冬時居溫殿，春秋居中殿，夏時居涼殿，安置伎樂，而娛樂之。太子漸大，聰辯殊異，學諸世典，十八部經，誦持通利，善其義理。後辭出遊，王即聽之，勅治道陌，除去不淨，乘大白象，金銀校飾，千乘萬騎，導從前後，街道陌中，一切人民，挾道兩邊，諸樓閣上，觀者無數，皆言太子：『熟似梵天，威相姿貌，人中希有。』爾時太子，見諸乞兒，身體羸瘦，衣被弊壞，左捉破器，右持折杖，卑言求哀，從人乞匁。太子問曰：『何以乃爾？』群臣答言：『如此人輩，或無父母，孤窮單獨，無所依仰，癱疾狂病，不能作役，無一錢儲，身口所切，是使爾耳。』太子慈愍，心深增悼。轉復前行，見諸屠兒，殺害畜生，稍割稱賣。太子問言：『何以作此？』尋各答言：『我不必樂，祖父已來，以此為業，若捨此事，無以自濟。』太子聞此，長歎而去。

轉前到田，見諸耕者，墾地蟲出，蝦蟆拾吞，復見有蛇，吞食蝦蟆，孔雀飛來，啄食其蛇。太子問人：『此作何等？』耕者答言：『此是我業，於中下種，後當得穀，以自供食，并輸王家。』太子歎曰：『人由飲食，殺害眾生，役身役力，辛苦乃爾。』轉復前行，見諸獵師，趣向群鳥，挽弓欲射，復見安網，張施在地，見諸禽獸，墮在其中，驚張鳴吼，不能得脫。太子問言：『皆作何等？』咸皆答言：『捕諸禽獸，以自供濟。』太子聞此，深歎捨去。到河池邊，見捕魚師，張網捕魚，狼藉在地，跳踉申縮，死者無數。太子復問，皆各答言：『我仰此魚，用供衣食。』太子長歎，愍哀群生。『為衣食故，乃當如是，殺害眾生，供俟身口；殃罪日滋，後報如何？』便迴還宮，憂念不樂，往白父王：『願賜一願。』王答之曰：『恣汝所欲，不相違逆。』太子白王：『出行遊觀，覩彼群品，為衣食故，欺誑殺害，積罪日增，意甚悼愍，欲得供濟。願王聽我，用於王藏，自恣布施，充民所乏。』王於太子，倍加愛念，聞其所語，不能違意，即便可之。

「於是太子，即時宣下，告諸人民：『迦良那伽梨太子，布施窮困乏短之者，一切施給，皆悉來取，若有欲須金銀寶物衣服飲食及諸所須，當施與之。』即開王藏，出諸寶物，著諸城門，及置市中，隨人所須，一切悉給。爾時諸國，沙門婆羅門、貧窮孤老、癃殘疾病，強弱相扶，次第而至，須衣與衣，須食與食，金銀寶物，恣意而與。爾時人民，展轉相語，遍闔浮提，皆悉來集，用王寶藏，三分向二。時典藏臣，入白王言：『大王典領五百小國，諸國使命，當有往返，事須寶物，還相報遺。太子布施，用王內藏，三分之物，向用其二。王可思之，勿令後悔。』王聞是語，而告臣言：『我此太子，意好布施，其心猛盛，不可迴轉，若當禁遮儻違其意，令其憂惱，當云何耶？分恣其意，莫得違失。』如是數時，太子布施，所殘藏物，三分用二。臣復白王：『前所殘物，日日布施，三分之中，已更用二，餘殘少許，當俟信遺，不可盡用。願王熟思，後莫見咎。』王便思惟，而告臣曰：『吾愛此子，特復倍餘，不忍顯露違逆其意，若來索寶，小避行來，若其急索，且復與之。乍得乍不得，可延日月。』爾時藏臣，得

王教已，太子後日，來索寶時，其臣託緣，餘處行來，或時索得，或時不得，不能一一稱其所須。太子覺之，而自念言：『今此藏臣，有何力能，敢違失我，不相承用？將是王意，故使爾耳。又人子禮，不應竭用父母庫藏令其盡也。今此藏中，所殘無幾，我當云何，得於財寶，給施一切令無有乏？』作是念已，即問諸人：『今此世間，作何事業，可得多財稱意用之？』有一人言：『不避劇難，遠出販賣，可得多財。』有一人言：『墾治田畝，不避寒暑，廣種五穀，可得多財。』有一人言：『多養六畜，隨時將護，時節蕃息，可得多財。』有一人言：『唯不顧命，能入大海，至龍王宮，求如意珠，斯事成辦，最得多財。』

「於時太子聞眾人語，而自念言：『行估種田，畜養六畜，且非我宜，得利無幾。唯入大海，詣龍王宮，此入我意，當勤求是事。』作是念已，往白父王：『我欲入海，求索珍寶，給施眾生，用之無盡。唯願父母，當見聽許。』王及夫人，聞太子言，甚懷憂灼，問太子曰：『汝有何意，而欲入海？苟欲布施，成汝本志，我家所有藏內餘殘，盡當與汝，以用布施。何為自棄，云欲入海？又聞海中，多諸劇難，黑風羅刹，水浪迴波，摩竭大魚，水色之山，如斯眾難，安全者少，百伴共往，時有一還。汝今何急，沒身危險？我及汝母，無不極憂，諸王臣民，皆懷灼惕之懼。念捨此意，勿更紛紜。』於是太子，聞王此語，心在大計，志存拔濟，王雖留遮，意不傾動，規盡身命，成辦其事，布身于地，腹拍王前，因白王言：『唯願垂哀！遂子本心。若必拒逆，不見聽許，伏身此地，終不起也。』王及夫人，內外一切，見太子意，不可迴轉，自誓畢死，伏身于地，皆共解喻，曉謝令起。其言如初，執志不變，從一日至二日，乃至六日。王及夫人，自共議言：『太子不食，已經六日，到明七日，命必不全。此兒前後，意欲所作，要必成辦，不可迴轉。若令入海，猶有還理；今違其意，交斷人望。就當聽之，放憂在後。』王與夫人，相可已訖，俱共來前，各捉一手，涕淚交流，因語之言：『聽汝入海，可起還食。』

「於時太子，聞王語已，歡喜而起，曉喻父母：『我雖入海，不久當還，唯願莫大憂念於我。』為辦種種餚饌飲食，已訖出外，

廣行宣令：『迦良那伽梨，今欲入海，誰欲往者？當共俱進。』爾時國中，有五百賈客，咸皆來集，悉言欲去。是時國中有盲導師，自前已曾數返入海，太子聞之，即往到邊，向其殷勤，嘉言求曉：『汝當與我共入大海，示我行來利害去就。』導師答言：『我既年老，又盲無見，雖欲自去，私情甚難。王愛太子，隆倍異常，須臾離目，有懷悒遲。今聞與我，共入大海，儻復見拒，咎我不少。』於時太子，聞是語已，即便還宮，自白父王：『今此國中，有盲導師，前已數返，曾到大海，願王勅曉，令共我去。』王聞是語，自往其所，語導師言：『我此太子，志存入海，種種諫語，意堅不迴，事不得已，今聽就去。念其年少，未厭辛苦，聞汝前行，知海去就，望汝迴意，忍勞共往。』爾時導師，聞王是語，即白王言：『恨我年耆，盲無所見，大王所勅，豈敢有違？』王得是語，即自還宮。于時太子，即共導師，論定發日。還到王所，王問左右：『誰敬愛我，可與太子共往採寶。』波婆伽梨，即白王言：『願與兄俱，共涉大海。』王聞此語，而自念言：『今弟共往險厄之中，儻能濟要，勝於他人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可聽去。

「爾時太子，出三千兩金，以千兩辦糧，千兩辦船，復以千兩辦諸所須。嚴辦已訖，於是欲發。王及夫人，諸王臣民，啼哭送之，別於路次。於是太子，與諸同伴，進道而去。到於海邊，牢治其船，令有七重，候風時節，推著水中，以七大索，繫於海邊，搖鈴唱令，語眾人言：『汝等皆聽！海中眾難，水浪迴波，惡龍羅刹，黑風迴覆，海色之山，摩竭大魚，如是餘難，其數猶多。前後入海，吉還者少。若狐疑者，於此可還。誰能堅意，分捨身命，不顧父母，不戀妻子，當共入海，至於寶所，若得珍寶，安隱還歸，子孫七世，用不可盡。』作是令已，便斷一索，日日如是，至於七日，唱令已訖，斷第七索，望風舉帆，船疾如箭，徑與諸人，到彼寶渚。太子聰明，通達世典，識寶色相，悉知其價，示諸眾人諸寶好醜，勅語眾賈令隨意取。重告眾賈，令多少得中，多取船重，有沈沒之憂，少取行勞，不補其苦。勅誠已訖，獨與導師，別乘小船，與眾賈別，轉復前進。

「導師問言：『此前應有白色之山，汝為見不？』太子言：『見。』導師語曰：『此是銀山。』轉復前行，導師復問：『當有紺色之山，汝見未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我已見之。』導師語言：『是紺琉璃山。』轉更前進，復問太子：『此中應有黃色之山，汝為見未？』太子言：『見。』導師語之：『此是金山。』到金山下，坐金沙上，導師言曰：『我今羸劣，命必不濟，示方面已，進止道路，汝從是去，前當有城，其城極妙，七寶雜廁。汝到城門，城門若閉，其城門邊，有金剛杵，汝便取杵，以撞其門。城中當有五百天女，各齎寶珠，來用奉汝，更有一女，最特尊勝，所持寶珠，而有紺色，名旃陀摩尼。此如意珠，得便堅持，勿令失脫，其餘與者，亦可取之。攝錄諸根，勿復與語。我今轉極，餘命少少，若命終後，念識我恩，對我發哀，埋此沙中。』導師語竟，氣絕命終。對之悲慟，為之葬埋，隨其所教，前進而去。到七寶城，城門堅閉，見金剛杵在其門邊，如語取杵以撞其門，城門便開。五百天女，各持寶珠，來奉太子。最前一女，手所持珠，如語紺色，隨次第攝取，裹在衣角，便旋還來。

「前太子別後，波婆伽梨復語眾人：『行來不易，但當多取。』眾人貪寶，取之過度。太子還到，其船已滿，放船還來，船便沈沒，諸賈人輩，乍沈乍浮，太子已有如意珠，故身不沒溺。波婆伽梨遙喚太子：『當見救濟，勿便捐棄。』太子聞語，即牽共浮，力勵相挽，便得出海。出海之後，弟語兄言：『我曹兄弟，辭父母來，入於大海，望不空歸。際遇不諧，喪失財寶，單身空到，甚可恥也。』迦良那伽梨天性忠直，即語弟言：『我故得寶。』弟語兄言：『當用見示。』即解衣裏以珠示之。弟得見珠，因而懷情，『念我父王恩慈不普，偏愛我兄，我不在意；今我二人，俱來入海，兄得異寶，我獨空歸。從是已後，當賤遇我，我當云何？因其臥寐，陰殺其兄，取其珠寶，歸語父王言，其兄沒海，於是乃當異愛念我。』作是念已，密自懷計，語其兄言：『人村漸近，我曹兄弟，不應俱眠，宜更坐守護持寶珠。』兄即然之，常共更守。波婆伽梨，次應休眠，臥地經時，極過常度，然後乃起。兄復次臥，由坐久故，睡寐極著。波婆伽梨，起入林中，林

中有樹，其刺極利，即取兩枚，各長尺五，持來兄邊，兄眠甚重，一手捉刺，當其眼宕，刺令沒刺，收寶而去。太子苦痛，高聲急喚：『波婆伽梨！波婆伽梨！此中有賊。』喚經數返無有應者。

「爾時樹神語太子言：『波婆伽梨，是汝之賊，刺汝眼竟，持汝珠去。』於是太子宛轉辛苦，匍匐而行，漸小前進，到梨師跋陀國。至於澤宕，值五百頭牛來到其邊，有一牛王，見於太子，憐敬兼懷，出舌舐之，餘牛悉集，愕住共視。時牧牛人，來前試看，乃覩太子臥在于地，見其眼中，有是長刺，觀其形相，又知非凡，即為拔刺，將至住處，常以酥乳，著其瘡中，飲食供給，隨其瞻養。復經數時，眼瘡漸差，主人承事，未曾懈廢。爾時太子，問牧牛人：『汝居此中，有何基業？』牧牛人答：『我在此中，無有基業，唯仰乳酪，賣用自濟。』太子自念：『我遭困厄，勞煩主人，恒供養我。今者瘡差，小能行來，當更方宜求易處所。』念是事已，因語主人：『爾所時節，共相勞煩，感念主人，恩難酬報。我欲前行，到於城中，展轉行乞，以自供活。』時牧牛舍主，聞太子言，懼其舍內妻子奴婢有餘厭辭聞太子耳，『若其不爾，何緣乃辭？』作是念已，先問舍內：『汝曹有何不稱之事，而令貴客辭欲索去？』舍內皆言：『我曹於此如兄如弟，不知何緣欲相捨去？』於時舍主，語太子言：『我相承侍，未有不稱，不可捨我轉行餘乞。』於時太子，聞舍主語，見其慇懃，恒護其意，且小停住。復經數時，便語主人：『汝供待我，隨時無乏，家內一切，接我隆厚。但我意中，自欲轉行到前城中，望遣一人，將我共往。』時牧牛人，見其慇懃，恐違其意令其心愁，躬自將護，共至城中。已到彼城，共別當還，太子語言：『汝哀我者，買索一琴，與我自娛。』時牧牛人，尋買索與，共相辭謝，於時別去。

「爾時太子，素多伎能，歌頌文辭，極善巧妙，即於陌宕，激聲歌頌，彈琴以和，音甚清雅，城中人民，聞其音者皆樂聽觀，無有厭足，各持飲食，競來與之。時城中有五百乞兒，皆來依附，賴其飽食。梨師跋王，有一園監，為王監守果棕之園。棕有熟者，鸚鵡來食，手力不周，不能驚遮。於時園監，檐棕與王，其中好

棕，鸚鵡啄壞，王見瞋恚，欲加刑罰。園監惶怖，向王自陳：『家乏人力故使爾耳，唯見寬恕，原勾刑罰，當索守人，更不令爾。』王便恕置，不問其罪。園監得脫，行求索人，見迦良那伽梨，勾於道邊，觀其形相，似是忠人，即語之曰：『汝能為我看守園不？汝若能者，當供所乏。』太子答言：『我眼無見，云何看守？』園監語言：『汝苟欲看，雖復無眼，當作方便，多作細繩，繫諸樹端，以諸鈴物，連繫相著，展轉相牽汝捉一頭；若聞有聲，汝便頓繩，鸚鵡驚怖無緣得住。』太子聞語，而答之言：『若有此事，我能為之。』共相可竟，即往為守。

「時波婆伽梨，到父王國，王怪獨來，即問消息。波婆伽梨，而語王言：『我曹不遇，船重沈沒，迦良那伽梨并諸賈人，合諸珍寶，盡沒大海。我力勵浮，趣得全濟。』王及夫人，聞是語已，悶絕良久，無所覺識，以水灑面，困乃還稣。宮閣內外諸王臣民，聞此事者，莫不悲悼。王及夫人，語波婆伽梨：『迦梨太子沒海，汝何以來？何不并就死大海中？』合土人民，無不痛惜，朝夕哭戀，如喪父母。太子在宮，常愛一鴈，王告其鴈：『太子養汝，今入大海，奄沒不還，何不往看，知其所在？』因作書音，以繫鴈項。鴈即高翔，廣行求覓，遊彼園上，識其歌聲，即下試看，得見太子，鳴聲悲喜，不能自勝。太子聞識，即解取書，眼無所見不能看讀，因求紙筆作書與王，說波婆伽梨刺眼委曲，所更歷處，辛酸諸事。繫於鴈項，鴈便飛去。

「梨師跋王，時有一女，端政殊妙，世間希有，王甚愛重，不違其意。時女辭王，出遊園觀，王便聽去。女至園中，見於太子迦良那伽梨，頭亂面垢，目無所見，著弊壞衣，坐林樹間。其女觀察，覩其色狀，心情屬向，不離其側，便坐其邊，與共談語。食時已到，王遣人喚，女還遣人白於王曰：『願送食來，欲就此食。』即送食來，女語太子：『我欲共汝一處坐食。』太子答言：『我是乞匄之人，汝是王女，云何共食？王若聞者，罪我不少。』其女慇懃，語太子言：『若汝不肯，我便不食。』如是數返，逼迫不已，而便共食。言遂欵篤，意漸附近，目無去離。日轉欲暮，王遣人喚女，女還遣人往白王曰：『我願為此守園人婦，不用其

餘國王太子，今我專心，慇懃如是。唯願父王！勿違我意。』使到王所，具導其事。王聞是已，不能違情，因自言曰：『此事災異，是女不肖。乃至若是，寶鎧大王，為第一太子迦良那伽梨，來求索之。今此太子，入海未還，乃欲為是乞兒作婦，辱人名字，甚為不少。我當覆頭藏著何處？』作是語已，復遣人喚；女言如初，執志不移。時王愛念，不能違意，就并將來，著於宮中，便令交會成為夫婦。復經數日，婦恒晝去，冥乃來還，夫怪問之：『汝言與我共為夫婦，晨去暮還，心不在此，將為他志故使爾耶？』婦因自誓：『我今一心，共相尊奉，無有他意大如毛髮。若當實爾，至誠不虛，令汝一目平完如故。』言誓已訖，一目尋復如故。復問太子：『汝之父母，為在何國？』太子語婦：『汝聞大王勒那跋彌名字不耶？』答言：『聞之。』『是我父也。彼王太子迦良那伽梨，汝復聞不？』答言：『聞之。』『我身是也。』婦即驚問：『汝復何為辛苦如是？』太子因為說其本末。婦聞是語，深懷歎息，語太子言：『波婆伽梨，懷害於汝，自古至今，未有此處。汝若得彼，當云何治？』答言：『波婆伽梨雖害於我，我於其邊，永無瞋恨。』婦復語言：『此事難信，相困如是，奈何不瞋？』迦良那伽梨因自誓言：『若我於彼波婆伽梨，無有微恨大如毛髮，我言至誠，不虛欺者，當令一目復得平復。』自誓已訖，眼悉明淨。

「婦見其夫，兩目完淨，端正威相，未曾所覩，喜不自勝，往白其父：『寶鎧太子迦良那伽梨，父王識不？』王答言：『識。』女即言曰：『今欲見不？』王言：『今在何處？』女言：『我夫，則是其人。』王笑之曰：『此女癡狂，志亂失性，迦良那伽梨入海未還，見盲乞兒，名之為是。』女復白言：『願王往看。』王尋往視，審是太子，衣毛悚然，愧懼交懷，腹拍其前，向懺悔言：『實不相知，願恕其過。』密將太子，還著界上，便唱露言：『大王！大子迦良那伽梨，從大海還。』施設辦具，嚴駕象馬，躬與群臣，自往迎之，還來到國，廣作賓眾，莊校其女，方云始欲以女用配。

「爾時鴈還，擔書到國，大王見鴈，披解看讀，始得消息，知太子存在，具知其所更辛酸諸事。王及夫人，乍悲乍喜，宮闈內外，靡不悲悼懊惱瞋憤，取波婆伽梨，枷鎖其身，幽閉在獄。勅令告下梨師跋王：『太子辛苦，在於爾國，云何默住不來表示？書到其時，象馬侍送，事若有違，吾當自往。』使便齋書，徑到其國。梨師跋王，奉受披讀，於是太子，語梨師跋王：『牧牛之人，於我有恩，我今思念，欲得見之，可遣使往為我喚之。』王尋召來。太子語王：『我眼被刺，正仰此人，供給將養如我父母，王若見念，當為我報。』王大歡喜，即時賜遺名衣上服，象馬車乘，園田舍宅，金銀寶物，奴婢僕使，并所典牛，盡持與之。其人歡喜，非其所望，便得安樂終身富貴。即還報使，因表事情：『太子在此，實所不知，辛酸諸事，伏想委曲。太子今者，已還得眼，即娉鄙女，為太子妻，莊嚴辦具，臣自衛送。』尋勅嚴具五百白象，金銀校飾，極令殊妙，選五百人，奉侍太子，復令擇取五百侍女，極取端正才能巧妙，種種寶物，而莊飾之。五百乘車，寶物莊校，亦令極妙，以送其女。梨師跋王，自與群臣數百千乘，亦共侍送，伎樂歌頌，圍繞前後，稱慶無量，進道還國。

「爾時其使，到大王所，披讀書表，甚增喜踊，告下諸王：『悉皆來集。』即嚴象馬，群臣百官，夫人嬪女，導從前後，躬迎太子，到於界宕。爾時太子，遙見父王，下車步進，頭面禮拜，問訊父母；父母亦下，便共抱持，別久念想與子相見，一悲一喜。諸王臣民，見其如是，欣感之情，不可具說。談論粗訖，即還駕乘，搥鍾鳴鼓，作眾伎樂，歡喜稱善，導從趣城。到城門外，太子白王：『波婆伽梨，今何所在？』王答之言：『如斯惡人，天下不覆，吾不忍見，先來幽閉，在於獄中。』太子白王：『今當還放。』王答之言：『其罪深重，未及檢校，云何當出？』太子復言：『若不放出波婆伽梨，終不入城。』王即勅放，語令來出。既得脫出，來見太子。太子抱持，慰撫其意，然後爾乃入城至宮。

「爾時父母，諸王臣民，男女大小，見於太子，視於怨家，如視赤子，波婆伽梨雖刺其眼，無有微恨大如毛髮，敬愛慈惻，倍加於前。一切大眾，皆共歎美，甚為奇特！天上人中，實無有

比。太子到宮，與波婆伽梨，親欵之情，慈愛如舊，徐問其珠，今在何處？波婆伽梨，答太子言：『來時藏著道邊土中。』勅還往取，求覓不得。太子共往，到便見之，收取珠寶，還共歸宮。以五百寶珠，遺與諸王，各令取一，殘如意珠，而自留之。手捉其珠，便從求願：『若實當是如意珠者，令我父母所坐之處，有七寶座，頂上當有七寶大蓋。』其言已訖，如語而成。復捉其珠，而從求願：『令我父母宮內諸藏，及諸王臣所有諸藏，前所用施，悉令還滿。』即時捉珠，四向歷訖，一切諸藏，而皆還滿。復勅諸臣，告下諸國：『迦良那伽梨太子，却後七日，當雨七寶。』即時告下，悉皆聞知。於時太子，香湯洗浴，豎立大幢，以珠著頭，著新淨衣，手執香爐，向四方禮，口自說言：『若其實是如意珠者，便當普雨一切所須。』求願已訖，四方雲霧，即有風來，吹除糞穢，及餘不淨，悉自除去。次復雨水，用掩塵土。次復雨於百味飲食種種美味，次雨五穀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寶，積滿天下。爾時人民，稱慶無量，視諸珍寶，猶如瓦石。於時太子，廣布宣令：『汝等已得一切所須供身之事，無所乏少，若能感識如是之恩，當攝身口意修十善道。』爾時一切，閻浮提內，感念太子無極之施，人聞其令，勗勵其心，奉行十善，不犯眾惡，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』
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迦良那伽梨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爾時我父勒那跋彌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。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。時梨師跋王，摩訶迦葉是。爾時妻者，今瞿夷是。爾時波婆伽梨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閻浮提人蒙我恩者，我初得道，八萬諸天，及我弟子，得授記者，如此等是。阿難！我於爾時，為彼所害，辛苦極理，猶以慈心，而矜愛之。況我今日，得成佛道，煩惱都除，慈悲廣布，被彼少害，豈不慈愍？」

佛說是已，時諸會者，聞佛所說，感念世尊，為於群生，經涉劇苦，而不退廢，歎未曾有，悲喜交懷，剋心勵志，思惟妙法。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種辟支佛善根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咸共敬戴，歡喜奉行。

(四三) ◎摩訶令奴緣品第四十八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。佛初還國，於時諸釋，觀佛威儀，相好殊異，身體金色，三十二相，視之無厭，各共群聚街陌市里，異口同音，歎說如來，於此眾中，無有儔類，實可敬哉！時諸比丘，聞是論已，並共白佛，說其諸人歎詠之詞。於時世尊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吾乃往昔，於此眾中，最尊最妙，不但今日。」

時諸比丘，各共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時，於此眾中，最尊最妙，其事云何？」

爾時世尊，告諸比丘：「諦聽諦聽！善著心中，吾當為汝，具足解釋，過去世事。」

對曰：「唯然，願樂欲聞。」

佛便為說：「過去無量，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大國王，名曰令奴，其王統領，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一萬大臣，五百太子，夫人嬪女，合有二萬。最大夫人，字提婆跋提，最後懷妊，生一太子，其兒端正，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，兩手掌中，千幅輪相，其左足底，有馬形相，其右足底，有白象相。其兒福德，人中奇尊，即依父母，而為立字提婆令奴。乳哺長大，令奴大王，卒遇時病，其命將終，諸小國王，群臣太子，咸來問病。因問大王：『假其終沒，諸王太子，誰應紹嗣？』時王報曰：『若我諸子，有能具足十功德者，乃立為王。何等十德？一者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。二者兩手掌中，有金輪相，具足不缺。三者其右足底，有白象相。四者其左足下，有馬形相。五者著王衣服，與身相可，不大不小。六者坐王御座，威德巍巍，其坐安隱。七者諸王群臣，歡喜敬禮，稱善無量，入於後宮，夫人嬪女，踊躍歡喜，作禮恭敬。八者若將至於天祠，泥天木像，悉為作禮。九者福德威力，能雨七寶，稱給一切。十者其母是誰，提婆跋提夫人

所生。若有具足是十功德，斯乃立之，用作大王。』教勅已竟，無常對至，遂便命終。

「諸王臣民，五百子中，從其大者，次以十事，觀相其身。此諸太子，身無金色，髮無紺青，手掌無輪，足底無有象馬之相；著王者服不相應當；坐于御座，其木師子，驚張起立，欲搏噉之；諸王臣民，悉不敬禮；將至宮內，夫人嬪女，悉不歡喜，無禮敬者；設入天祠，自禮天像，諸餘泥木天像，悉不作禮；語使雨寶，亦復不能；又復不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乃至五百諸大太子，於十事中，乃無一事。最下小子，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，看其兩手，輪相具足，覩其腳底，象形馬相，炳然如畫；著王法服，與身相可；坐於御座，福德巍巍；諸王臣民，無不敬禮；入於後宮，夫人嬪女，敬奉作禮；將至天祠，泥木天像，悉皆為禮；教使雨寶，始語即雨；問是誰生？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十事具足，諸王臣民，即拜為王。至十五日，日初出時，有金輪寶，從東方來，輪有千輻，縱廣一由旬。王即下座，右膝著地，跪而言曰：『若我福德，應為王者，輪當稱我。』即如其言，來在殿前，住虛空中。白象寶者，從香山來，毛尾貫珠，若王乘上，象皆能飛，從朝至午，徧四天下，若以足行，足所觸地，即成金沙。紺馬寶者，身紺青色，其馬毛尾，皆悉珠色，皆雨七寶；若王乘上，一食之頃，遊四天下，不疲不勞。神珠寶者，自然而至，其珠光明，晝夜恒照百二十里，內復能雨於七寶，稱給一切。玉女寶者，自然而至，端正殊妙，稱適王意。典藏臣者，王須七寶，隨意給足，終無乏盡。其典兵臣，王若欲須四種兵時，顧視之頃，諸兵悉集，行陣嚴整，威力非凡。七寶既具，坐自思惟：『吾享斯位，皆由前身宿種福業，乃致之耳，今當紹繼使不斷絕。』即以香湯，洗浴其身，著新淨衣，手執香爐，向于東方，跪而言曰：『東方快士，來受我請。』即時便有二萬辟支佛，來至王宮；南西北方，悉皆請之，時有六萬辟支佛，來受王請。王與諸臣，四事供養，其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離家來久，即啟大王，欲辭還國，王即聽之。因啟王曰：『此中快士，其數甚眾，願王垂愍，減省少許，與臣供養，願使將來共享斯福。』於時大王，即以四方辟支佛，與諸

小王，隨時供養，經八萬四千歲。諸王臣民，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令奴王者，今現我父白淨王是。爾時提婆跋提夫人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。爾時提婆令奴王者，今我身是。爾時五百太子者，今此五百釋是。我乃爾時，於諸人中，最為尊妙；吾今成佛，眾相具足，於此眾中，最為奇妙。」

時諸大會，聞佛所說，有得須陀洹者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因緣者，有發菩薩心成不退者，眾坐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#### （四四）善求惡求緣品第四十九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提婆達多，雖復出家，利養蔽心，作三逆罪，推山壓佛，傷佛腳指，復縱放黑象，欲令害佛，別僧兩部，殺漏盡比丘尼。以故殺生，疑畏受後報。時有六師，即往問之，六師便為說諸邪見，言：「為惡無罪，為善無福，信敬心生，喪斷善根。」

是時阿難，析體愛重，惋恨情深，悲哽懊惱，白世尊言：「調達愚癡！造不善業，壞破善根，辱釋種子。」

爾時世尊，告阿難言：「提婆達多，非但今世為利養故斷破善根，過去世時亦貪利養喪身失命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，過去世時，貪利喪身，其事云何？願樂欲聞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聽當說！往昔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國名波羅奈。時有薩薄名摩訶夜移，其婦懷妊，自然仁善，意性柔和。月滿生男，形體端正，父母愛念，施設美饌，延請親戚并諸相師，共相娛樂，抱兒示眾，為其立字。相師問言：『此兒受胎已來，有何瑞應？』其父答言：『受胎已來，其婦自然，慈心和善。』相師即為立字，名為善求。乳哺長大，好積諸

德，慈愍眾生。次後懷妊，自然弊惡，期滿生男，形體醜陋。即請相師，為其立字。相師問言：『此兒懷妊，有何感應？』答言：『懷兒已來，受性弊惡。』於時相師，即為立字，名曰惡求。乳哺長大，好為惡事，恒生貪心，懷嫉妬意。

「年各長大，欲行共賈入海求索寶物，各有五百侍從，前後而發。途路懸遠，中道乏糧，經於七日，去死不遠。是時善求，及諸賈人，咸共誠心，禱諸神祇，欲濟飢儉，於空澤中，遙見一樹枝葉鬱茂，便即趣之。有一泉水，善求及眾，悉共誠心，求哀救護。誠感神應，現身語之：『斫去一枝，所須當出。』諸人歡喜，便斫一枝，美飲流出。斫第二枝，種種食出，百味具足，咸共承接，各得飽滿。斫第三枝，出諸妙衣，種種備具。斫第四枝，種種寶物，悉皆具足，莊嚴悉備，所須盡辦。惡求後到，眾人如前，盡得充足，便自念言：『今此樹枝，能出如是種種好物，況復其根？今當伐之，足得極妙佳好之物。』思惟心定，令人伐之。是時善求，聞如是語，懷憤懊惱，語惡求言：『我等飢乏，命在旦夕，蒙此樹恩，得濟餘命。云何懷此弊惡之心，而欲伐之？』爾時惡求，不用其言，即掘其根。善求感佩，不忍見之，領眾歸家。伐樹已竟，有五百羅刹，取此惡求及眾賈人，悉皆噉之，財物伴侶，一切喪失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善求者，今我身是。爾時父者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。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也。時惡求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阿難！提婆達多，非但今日作不善事，貪利養故，世世常造。我於往昔，常與相值，恒教善法，而不用之，反更以我為怨。」

爾時阿難，及四部眾，聞佛所說，悲喜交集，咸自勸勵，頂戴奉行。

# 賢愚經卷第十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(四五) ◎阿難總持品第三十八(丹本為四十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諸比丘，咸皆生疑：「賢者阿難，本造何行，獲此總持，聞佛所說，一言不失？」俱往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賢者阿難，本興何福，而得如是無量總持？唯願世尊！當見開示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著心！斯之總持，皆由福德。乃往過去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一比丘，畜一沙彌，恒以嚴勅，教令誦經，日日課程，其經足者，便以歡喜，若其不足，苦切責之。於是沙彌，常懷懊惱，誦經雖得，復無食具，若行乞食，疾得食時，誦經便足，乞食若遲，誦則不充，若經不足，當被切責，心懷愁悶，啼哭而行。時有長者，見其啼哭，前呼問言：『何以懊惱？』沙彌答曰：『長者當知！我師嚴難，勅我誦經，日日課限，若其足者，即以歡喜，若其不充，苦切見責。我行乞食，若疾得者，誦經即足，若乞遲得，誦便不充，若不得經，便被切責。以是事故，我用愁耳。』於時長者，即語沙彌：『從今以往，常詣我家，當供飲食，令汝不憂，食已專心勤加誦經。』於時沙彌，聞是語已，即得專心勤加誦學，課限不減，日日常度，師徒於是，俱同歡喜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爾時師者，定光佛是。時沙彌者，今我身是。時大長者，供養食者，今阿難是。乃由過去造是行故，今得總持，無有忘失。」

爾時諸比丘，聞是說已，歡喜信受，頂戴奉行。

(四六) ◎優婆斯兄所殺品第三十九(丹本為四十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羅閱祇國，有估客兄弟二人，共住一處。兄求長者女，欲以為婦，其女年小，未任出適。於時其兄，即與眾賈，遠至他國，經歷年歲，滯不時還。女年向大，任可嫁處，而語其弟：「卿兄遠行，投彼不還，汝今宜可納取我女。」其弟答言：「何有是事？我兄存在，不敢有違。」爾時長者，數數陳說，其弟意堅，未曾迴轉。長者不已，詐作遠書，託諸賈客，說兄死亡，弟聞兄死心乃愕然。長者復往，而告之曰：「卿兄已死，女當云何？卿若不取，當思餘計。」弟被急逼，即妻其女，經歷數時，女便懷妊。兄後便乃從他國還。於時其弟，聞兄還國，心懷慙懼，逃至舍衛。發跡之後，諸親友輩，按其婦腹，墮其胎兒。如是展轉，到於佛前，慚愧所逼，求索出家。佛知可度，即時聽許。蒙佛聽已，便成沙門，名優婆斯，奉持律行，精勤不懈，應時便得阿羅漢道，六通清徹，眾智具足。

時兄到家，見弟已娶其婦，嫉心內忿，往追欲殺，求索推問，云至舍衛。毒恚煩心，即出重募：「誰能取得我弟頭者，當與重賞金五百兩。」時有一人，來應其募：「我能往取其頭。」兄即出金，用募其人，相將俱進，至舍衛國。到彼見弟，坐禪思惟，於時彼人，歟生慈心，而作是念：「我當云何殺此比丘？吾設不殺，當奪我金。」引弓欲射，當挽弓時，向彼比丘，至於放矢，乃中其兄。其兄懷恚，憤惱而死，後更受身，作毒蛇形，生彼道人戶樞之中，毒心未歇，規當害之。戶數開閉，擲身而死。既死之後，未能改操，遂願更作小形毒蟲，依彼道人屋間而住，伺其道人端坐之時，從屋間下，墮其頂上，惡毒猛熾，即殺比丘。

時舍利弗，見斯事已，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彼死比丘，本作何緣，今現得道，被毒而死？唯願世尊！當見開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善聽善念！吾當為汝具分別說。乃往過去無數世中，有辟支佛，出現於世，處在山林，修遂其志。時有獵師，恒捕禽獸，施設方計，望伺苟得。時辟支佛，驚其禽獸，令其獵師伺捕不得，便懷瞋恚，懊惱憤結，即以毒箭，射辟支佛。時辟支佛，心愍此人，欲令改悔，為現神足，所謂飛行履虛，屈伸舒

戢，出沒自在，神足變現。於時獵師，見是事已，心懷敬仰，恐怖自責，歸誠謝過，求哀懺悔。時辟支佛，受其懺悔，懺悔已竟，被毒而死。其人命終，便墮地獄，既出地獄，五百世中，常被毒死，至于今日，得阿羅漢道，猶為毒蟲，見蟄斷命。由興惡意，即還懺悔，而發誓願：『使我來世遭值聖師，所得神足，如今者。』故今得值我，蒙獲道法。」

爾時舍利弗，及與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（四七）◎兒誤殺父品第四十（丹本為四十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一老翁，早失其婦，獨與兒居，困無財寶，覺世非常，念欲出家，即往佛所，求索入道。時佛怜愍，即聽出家。於時其父，便作比丘，時兒年小，即為沙彌，恒共其父，入村乞食，暮還所止。時有一村，最為邊遠，至彼乞食，逼暮當還。其父年老，行步遲緩，其兒恐懼，畏諸毒獸，急扶其父，推之進路，執之不固，推父倒地，應時其父，當手而死。父死之後，獨至佛所。時諸比丘，問沙彌言：「汝朝與師，至村乞食，今為所在？」沙彌答言：「我向與師，至彼乞食，日暮還時，師行小遲，我時恐怖，故急推之，推之手急，撲師著地，我師於時，即死道中。」時諸比丘，呵責沙彌：「汝大惡人！殺父殺師。」即以白佛。佛告之曰：「此師雖死，不以惡意。」即問沙彌：「汝殺師不？」沙彌答言：「我實排之，不以惡意而殺父也。」佛可其語。「如是沙彌！我知汝心無有惡意。過去世時，亦復如是，無有惡意，而相殺害。」

時諸比丘，聞佛語已，即共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時，斯人父子，有何因緣而便相殺？」

佛言：「諦聽！吾當說之。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，父子二人，共住一處。時父病極，於時睡臥，多有虻蠅，數來惱觸，父即令兒遮逐其蠅，望得安眠以解疲勞。時兒急遮，蠅遂數來，數來不止，兒便瞋恚，即持大杖，伺蠅當殺。時諸虻蠅，競來父額，以

杖打之，即殺其父。當於爾時，亦非惡意。比丘當知！爾時父者，此沙彌是。時兒以杖打父額者，今彼死比丘是。由於爾時無有惡心，以杖打父殺之，不以惡意，今還相報，亦非故殺。」於時沙彌，漸漸修學，勤加不懈，遂得羅漢。

爾時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心悉信解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（四八）◎須達起精舍品第四十一（丹本為四十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中止。爾時舍衛國王波斯匿，有一大臣，名曰須達，居家巨富，財寶無限，好喜布施，賑濟貧乏及諸孤老，時人因行，為其立號，名給孤獨。爾時長者，生七男兒，年各長大，為其納娶，次第至六。其第七兒，端政殊異，偏心愛念，當為娶妻，欲得極妙容姿端政有相之女，為兒求之。即語諸婆羅門言：「誰有好女相貌備足，當為我兒往求索之。」諸婆羅門，便為推覓，展轉行乞，到王舍城。王舍城中，有一大臣，名曰護彌，財富無量，信敬三寶。時婆羅門，到家從乞。國法施人，要令童女，持物布施。護彌長者，時有一女，威容端正，顏色殊妙，即持食出，施婆羅門。婆羅門見，心大歡喜：「我所覓者，今日見之。」即問女言：「頗有人來求索汝未？」答言：「未也。」問言：「女子！汝父在不？」其女言：「在。」婆羅門言：「語令出外，我欲見之與共談語。」時女入內，白其父言：「外有乞人，欲得相見。」父便出外。時婆羅門，問訊起居安和善吉：「舍衛國王，有一大臣，字曰須達，輔相識不？」答言：「未見，但聞其名。」報言：「知不？是人於彼舍衛國中，第一富貴，汝於此間，富貴第一。須達有兒，端正殊妙，卓略多奇，欲求君女，為可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可爾。」值有估客欲至舍衛，時婆羅門，作書因之，送與須達，具陳其事。須達歡喜，詣王求假，為兒娶婦。王即聽之。大載珍寶，趣王舍城，於其道次，賑濟貧乏，到王舍城，至護彌家，為兒求妻。

護彌長者，歡喜迎逆，安置敷具，暮宿其舍，家內搔搔，辦具飲食。須達念言：「今此長者，大設供具，欲作何等？將請國王太子大臣、長者居士、婚姻親戚，設大會耶？」思惟所以，不能了知，而問之言：「長者今暮，躬自執勞，經理事務，施設供具，為欲請王太子大臣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「欲營婚姻親戚會耶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「將何所作？」答言：「請佛及比丘僧。」於時須達，聞佛僧名，忽然毛豎如有所得，心情悅豫，重問之言：「云何名佛？願解其義。」長者答言：「汝不聞乎？淨飯王子，厥名悉達，其生之日，天降瑞應三十有二，萬神侍衛，即行七步，舉手而言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為尊。』身黃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應王金輪典四天下。見老病死苦，不樂在家，出家修道，六年苦行，得一切智，盡結成佛。降諸魔眾十八億萬，號曰能仁，十力無畏，十八不共，光明照耀，三達遐鑒，故號佛也。」須達問言：「云何名僧？」護彌答言：「佛成道已，梵天勸請轉妙法輪，至波羅捺鹿野苑中，為拘隣五人，轉四真諦，漏盡結解，便成沙門，六通具足，四意、七覺、八道悉練，上虛空中，八萬諸天得須陀洹，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次度欝卑迦葉兄弟千人，漏盡意解，如其五人。次第度舍利弗、目連徒眾五百，亦得應真。如是之等，神足自在，能為眾生，作良祐福田，故名僧也。」

須達聞說如此妙事，歡喜踊躍，感念信敬，企望至曉，當往見佛。誠報神應，見地明曉，尋明即往羅閱城門，夜三時開，初夜中夜後夜，是謂三時。中夜出門，見有天祠，即為禮拜，忽忘念佛，心自還闇，便自念言：「今夜故闇，若我往者，儻為惡鬼猛獸見害，且還入城。」待曉當往。時有親友，命終生四天，見其欲悔，便下語之：「居士！莫悔也！汝往見佛，得利無量，正使今得百車珍寶，不如轉足一步往趣世尊，所得利深，過踰於彼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白象珍寶，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，利過於彼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一闇浮提滿中珍寶，不如轉足一步至世尊所，得利弘多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，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，所得盈利，踰過於彼，

百千萬倍。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，益增歡喜，敬念世尊，闇即還曉，尋路往至，到世尊所。

爾時世尊，知須達來，出外經行。是時須達，遙見世尊，猶如金山，相好威容，儼然炳著，過踰護彌所說萬倍，覩之心悅，不知禮法，直問世尊：「不審瞿曇！起居何如？」世尊即時，命令就坐。時首陀會天，遙見須達，雖覩世尊，不知禮拜供養之法，化為四人，行列而來。到世尊所，接足作禮，長跪問訊，起居輕利，右遶三匝，却住一面。是時須達，見其如是，乃為愕然，而自念言：「恭敬之法，事應如是。」即起離坐，如彼禮敬，問訊起居，右遶三匝，却住一面。爾時世尊，即為說法，四諦微妙，苦空無常。聞法歡喜，便染聖法，成須陀洹，譬如淨潔白疊易染為色。長跪合掌，問世尊言：「舍衛城中，如我伴輩，聞法易染，更有如我比不？」

佛告須達：「更無有二如卿之者。舍衛城中，人多信邪，難染聖教。」

須達白佛：「唯願如來！垂神降屈，臨履舍衛，使中眾生除邪就正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出家之法，與俗有別，住止處所，應當有異，彼無精舍，云何得去？」

須達白佛言：「弟子能起，願見聽許。」世尊默然。須達辭往，為兒娶婦。竟辭佛還家，因白佛言：「還到本國，當立精舍，不知摸法？唯願世尊！使一弟子共往勅示。」

世尊思惟：「舍衛城內，婆羅門眾，信邪倒見，餘人往者，必不能辦；唯舍利弗，是婆羅門種，少小聰明，神足兼備，去必有益。」即便命之，共須達往。須達問言：「世尊足行，日能幾里？」舍利弗言：「日半由旬，如轉輪王足行之法，世尊亦爾。」是時須達，即於道次，二十里，作一客舍，計校功作，出錢雇之，安止使人，飲食敷具，悉皆令足。從王舍城，至舍衛國，還來到舍，共舍利弗，按行諸地，何處平博，中起精舍，按行周遍，無

可意處。唯王太子祇陀有園，其地平正，其樹鬱茂，不遠不近，正得處所。時舍利弗，告須達言：「今此園中，宜起精舍，若遠作之，乞食則難，近處憒鬧，妨廢行道。」

須達歡喜，到太子所，白太子言：「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，太子園好，今欲買之。」太子笑言：「我無所乏，此園茂盛，當用遊戲逍遙散志。」須達慇懃乃至再三，太子貪惜。「增倍求價，謂呼價貴，當不能買。」語須達言：「汝若能以黃金布地，令間無空者，便當相與。」須達曰：「諾，聽隨其價。」太子祇陀言：「我戲語耳。」須達白言：「為太子法，不應妄語，妄語欺詐，云何紹繼，撫恤人民？」即共太子，欲往訟了。

時首陀會天，以當為佛起精舍故，恐諸大臣偏為太子，即化作一人，下為評詳。語太子言：「夫太子法，不應妄語，已許價決，不宜中悔。」遂斷與之。須達歡喜，便勅使人：「象負金出。」八十頃中，須臾欲滿，殘有少地。須達思惟：「何藏金足？不多不少，當取滿足。」祇陀問言：「嫌貴置之。」答言：「不也。自念金藏，何者可足？當補滿耳。」祇陀念言：「佛必大德，乃使斯人輕寶乃爾？」教齊是止！「勿更出金，園地屬卿，樹木屬我，我自上佛，共立精舍。」須達歡喜，即然可之，即便歸家，當施功作。

六師聞之，往白國王：「長者須達，買祇陀園，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。聽我徒眾與共揔術，沙門得勝，便聽起立，若其不如，不得起也。瞿曇徒眾，住王舍城，我等徒眾，當住於此。」王召須達，而問之言：「今此六師云，卿買祇陀園，欲為瞿曇沙門起立精舍，求共沙門弟子揔其伎術，若得勝者，得立精舍，苟其不如，便不得起。」須達歸家，著垢膩衣，愁惱不樂。時舍利弗，明日到時，著衣持鉢，至須達家。見其不樂，即問之曰：「何故不樂？」須達答言：「所立精舍，但恐不成，是故愁耳。」舍利弗言：「有何事故，畏不成就？」答言：「今諸六師，詣王求校，尊人得勝，聽立精舍，若其不如，遮不聽起。此六師輩，出家來久，精誠有素，所學技術，無能及者；我今不知，尊人伎藝，

能與捨不？」舍利弗言：「正使此輩六師之眾，滿闍浮提，數如竹林，不能動吾足上一毛。欲捨何等，自恣聽之。」

須達歡喜，更著新衣，沐浴香湯，即往白王：「我已問之，六師欲捨，恣隨其意。」國王是時，告諸六師：「今聽汝等共沙門捨。」是時六師，宣語國人：「却後七日，當於城外寬博之處，與沙門校。」舍衛國中，十八億人，時彼國法，擊鼓會眾，若擊銅鼓，八億人集，若打銀鼓，十四億集，若打金鼓，一切皆集，七日期滿，至平博處，打擊金鼓，一切都集，六師徒眾，有三億人。是時人民，悉為國王及其六師，敷施高座。爾時須達，為舍利弗而施高座。時舍利弗，在一樹下，寂然入定，諸根寂默，遊諸禪定，通達無礙，而作是念：「此會大眾，習邪來久，慳慢自高，草芥群生，當以何德而降伏之？」思惟是已，當以二德，即立誓言：「若我無數劫中，慈孝父母、敬尚沙門婆羅門者，我初入會，一切大眾，當為我禮。」

爾時六師，見眾已集，而舍利弗獨未來到，便白王言：「瞿曇弟子，自知無術，偽求技能，眾會既集，怖畏不來。」王告須達：「汝師弟子，校時已至，宜來談論。」是時須達，至舍利弗所，長跪白言：「大德！大眾已集，願來詣會。」時舍利弗，從禪定起，更整衣服，以尼師壇，著左肩上，徐庠而步，如師子王，往詣大眾。是時眾人，見其形容法服有異，及諸六師，忽然起立，如風靡草，不覺為禮。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。六師眾中，有一弟子，名勞度差，善知幻術，於大眾前，呪作一樹，自然長大，蔭覆眾會，枝葉鬱茂，花果各異。眾人咸言：「此變乃是勞度差作。」時舍利弗，便以神力，作旋嵐風，吹拔樹根，倒著於地，碎為微塵。眾人皆言：「舍利弗勝！今勞度差，便為不如。」又復呪作一池，其池四面，皆以七寶，池水之中，生種種華。眾人咸言：「是勞度差之所作也。」時舍利弗，化作一大六牙白象，其一牙上，有七蓮花，一一花上，有七玉女，其象徐庠，往詣池邊，並含其水，池即時滅。眾人悉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復作一山，七寶莊嚴，泉池樹木，花果茂盛。眾人咸言：「此是勞度差作。」時舍利弗，即便化作金剛力士，以金剛杵，遙用指

之，山即破壞，無有遺餘。眾會皆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復作一龍，身有十頭，於虛空中，雨種種寶，雷電振地，驚動大眾。眾人咸言：「此亦勞度差作。」時舍利弗，便化作一金翅鳥王，擘裂噉之。眾人皆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復作一牛，身體高大，肥壯多力，麞脚利角，咆地大吼，奔突來前。時舍利弗，化作師子王，分裂食之。眾人言曰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復變其身，作夜叉鬼，形體長大，頭上火燃，目赤如血，四牙長利，口自出火，騰躍奔赴。時舍利弗，自化其身，作毘沙門王，夜叉恐怖，即欲退走，四面火起，無有去處。唯舍利弗邊，涼冷無火，即時屈伏，五體投地，求哀脫命。辱心已生，火即還滅。眾咸唱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

時舍利弗，身昇虛空，現四威儀，行住坐臥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東沒西踊，西沒東踊，北沒南踊，南沒北踊，或現大身，滿虛空中，而復現小，或分一身，作百千萬億身，還合為一身，於虛空中，忽然在地，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。作是變已，還攝神足，坐其本座。時會大眾，見其神力，咸懷歡喜。時舍利弗，即為說法，隨其本行宿福因緣，各得道迹，或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六師徒眾，三億弟子，於舍利弗所，出家學道。校技訖已，四眾便罷，各還所止。

長者須達，共舍利弗，往圖精舍，須達手自捉繩一頭，時舍利弗自捉一頭，共經精舍。時舍利弗，欣然含笑。須達問言：「尊人何笑？」答言：「汝始於此經地，六欲天中，宮殿已成。」即借道眼，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，問舍利弗：「是六欲天，何處最樂？」舍利弗言：「下三天中，色欲深厚，上二天中，慾逸自恣，第四天中，少欲知足，恒有一生補處菩薩，來生其中，法訓不絕。」須達言曰：「我正當生第四天上。」出言已竟，餘宮悉滅，唯第四天宮殿湛然。復更從繩，時舍利弗，慘然憂色。即問尊者：「何故憂色？」答言：「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？」對曰：「已見。」時舍利弗，語須達言：「汝於過去毘婆尸佛，亦於此地，為彼世尊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在此中生。尸棄佛時，汝為彼佛，亦於是中造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。毘舍浮佛時，

汝為世尊，於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。拘留秦佛時，亦為世尊，在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是蟻子亦於此中生。拘那含牟尼佛時，汝為世尊，於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。迦葉佛時，汝亦為佛，於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。乃至今日，九十一劫，受一種身，不得解脫。生死長遠，唯福為要，不可不種。」是時須達，悲怜愍傷。

經地已竟，起立精舍，為佛作窟，以妙栴檀，用為香泥，別房住止，千二百處，凡百二十處，別打鍵椎。施設已竟，欲往請佛，復自思惟：「上有國王，應當令知，若不啟白，儻有瞋恨。」即往白王：「我為世尊，已起精舍，唯願大王！遣使請佛。」時王聞已，即遣使者，詣王舍城，請佛及僧：「唯願世尊！臨覆舍衛。」

爾時世尊，與諸四眾，前後圍遶，放大光明震動大地，至舍衛國，所經客舍，悉於中止，道次度人，無有限量，漸漸來近舍衛城邊，一切大眾，持諸供具，迎待世尊。世尊到國，至廣博處，放大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足指按地，地皆震動，城中伎樂，不鼓自鳴，盲視聾聽，啞語僂申，癱[病-丙+淺]拘癩，皆得具足。一切人民男女大小，覩斯瑞應，歡喜踊躍，來詣佛所，十八億人，都悉集聚。爾時世尊，隨病投藥，為說妙法，宿緣所應，各得道迹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因緣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各各歡喜，奉行佛語。

佛告阿難：「今此園地，須達所買，林樹華菓，祇陀所有，二人同心，共立精舍，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孤獨園，名字流布，傳示後世。」

爾時阿難，及四部眾，聞佛所說，頂戴奉行。

#### （四九）◎大光明始發無上心品第四十二（丹本為四十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。爾時阿難，在林樹間，靜坐思惟，欵生此念：「如來正覺，諸根具足，功德慧明，殊妙難量。」

世尊先昔，本何因緣，發此大乘無上之心？修習何事，而得如是勝妙之利？」作是念已，即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頭面作禮，前白佛言：「如諸世尊，於諸世間人天之中，最尊最妙，功德慧明，巍巍無量。不審，世尊！先昔以何因緣，發此大乘無上之心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欲知者，善思念之。吾當為汝，具分別說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諾當善聽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大國王，名摩訶波羅婆修，晉言大光明，主五百小國。爾時大王，與諸群臣俱出遊獵，王所乘象，欲心熾盛，擔王馳走，奔逐犧象，漸逼大林，突入樹間。象師白王：『捉樹自立，足得全濟。』王用其言，俱共持樹。象去之後，王心大怒，苦責象師，欲即殺之。『由卿調象不合制度，致使今者幾危吾身。』象師白王：『調之如法，但今此象，為欲所惑，欲心難調，非臣咎也，願見寬恕。却後三日，象必自還，觀臣試之，萬死不恨。』即便停置。如期三日，象還詣宮。爾時象師，燒七鐵丸，令色正赤，逼象吞之，象不敢違，吞盡即死。王意開解，及諸群臣，歎未曾有。復問之曰：『如此欲心，誰能調者？』時有天神感悟象師，令答王曰：『佛能調之。』王聞是語，便發心言：『如此膠固，難調伏法，唯佛能除。』即自誓願：『願求作佛。』精勤歷劫，未曾休替，至於今日，果獲其報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大國王者，今我身是。」

爾時眾會，聞佛所說，咸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頂受奉行。

#### (五〇) ◎勒那闍耶品第四十三(丹本為四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。爾時諸釋，覩見世尊光明神變，闡揚妙化，甚奇甚特，巍巍堂堂，無能及者。又復歎美憍陳如等：「宿有何慶？如來出世，法鼓初震，最先得聞，甘露始降，而便蒙澤，永離垢穢，心體玄要；城營村邑，群黨相隨，

異口同音，稱讚無量？」時諸比丘，聞是語已，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國界人民之類，咸共集聚，異口同音，讚詠世尊，若干德行，及與五人，宿有何慶，獨先蒙度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非獨今日先度五人，我於久遠，亦濟此等，以身為船，救彼沒溺，全其生命，各得安隱，得至彼岸。吾今成佛，先拔濟之。」

時諸比丘，即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先昔之時，云何拔濟，令各安隱？唯願世尊！當為說之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若樂聞者，當為汝說。」皆曰：「唯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過去久遠，此閻浮提波羅捺國，時彼國王，名梵摩達。爾時國中，有大薩薄，名勒那闍耶，遊出於外，到林樹間，見有一人，涕泣悲切，以索繫樹，入頭在中，欲自絞死，便前問之：『汝何以爾？人身難得，命復危脆，衰變無數，恒恐自至。』種種曉喻，教令捨索。人報之曰：『我之薄福，貧窮理極，債負盈集，甚多難計。諸債主輩，競見剝脫，日夜催切，憂心不釋。天地雖寬，無容身處，今欲自沒避離此苦。仁雖諫及，存不如死。』爾時薩薄，即許之曰：『卿但釋索，所負多少，悉代汝償。』作是語已，彼人便休，歡喜踊躍，感戴無量，隨從薩薄，俱至市中，宣令一切云欲償債。時諸債主，競共雲集，迎取所負，來者無限，空竭其財。財貨已盡，猶不畢債，妻子窮凍，乞匄自活。宗親國邑，悉共呵嫌：『此是狂夫，自破家業。』

「當于是時，有眾賈客，勸進薩薄，欲共入海，即答之曰：『為薩薄法，當辦船具；我今窮困，無所復有，何緣得從？』眾人報言：『我等眾人凡有五百，開意出錢，用辦船具。』聞是語已，即便許可。眾人許合，大獲金寶。爾時薩薄，以三千兩金，千兩辦船，千兩辦糧，千兩用俟船上所須，餘故大有給活妻子。便於海邊，施作大船，船有七重，嚴辦已訖，推著水中，以七大索，繫著岸邊，擊大金鈴，宣令一切：『誰欲入海得大妙寶奇珍異物用無盡者，今可雲集共詣寶所。』復告之曰：『其誰不愛父母妻子閻浮提樂及身命者，乃可往耳。所以然者，大海之中，艱

險眾多，迴波暴風，大魚惡鬼，如是種種，不可具陳。』作是語已，即斷一索；日日如是，至第七日，斷索都盡，船即馳去。便於道中，卒遇暴風，破碎其船，眾人喚救，無所歸依，或有能得板檣浮囊以自度者，或有墮水溺死之者。中有五人，共白薩薄：『依汝來此，今當沒死，危險垂至，願見救度。』薩薄答曰：『吾聞大海，不宿死屍。汝等今者，悉各捉我，我為汝故，當自殺身，以濟爾厄，誓求作佛。後成佛時，當以無上正法之船，度汝生死大海之苦。』作是語已，以刀自割。命斷之後，海神起風，吹至彼岸，得度大海，皆獲安隱。』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爾時勒那闍耶者，今我身是。時五人者，拘隣等是。我於先世，濟彼人等生死之命；今得成佛，令其五人皆最初得無漏正法，遠離長流結使大海。」

爾時諸比丘，皆共讚歎，如來大悲，深妙難量，咸勤勸勵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一）◎迦毘梨百頭品第四十四（丹本為四十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摩竭國竹園之中。爾時世尊與諸比丘，向毘舍離，到梨越河所。是時河邊，有五百牧牛人，五百捕魚人。其捕魚者，作三種網，大小不同，小者二百人挽，中者三百人挽，大者五百人挽。於時如來，去河不遠而坐止息，及諸比丘亦皆共坐。時捕魚人，網得一大魚，五百人挽，不能使出；復喚牧牛之眾，合有千人，并力挽出，得一大魚，身有百頭，若干種類，驢馬駱駝、虎狼猪狗、猿猴狐狸，如斯之屬。眾人甚怪，競集看之。是時世尊，告阿難曰：「彼有何事，大眾皆集？汝往試看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往看視。見一大魚，身有百頭，還白世尊，如所見事。

世尊尋時，共諸比丘，往至魚所，而問魚言：「汝是迦毘梨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是。」鄭重三問：「汝是迦毘梨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是。」復問：「教匠汝者，今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墮阿鼻地

獄中。」爾時阿難，及於大眾，不知其緣，白世尊曰：「今者何故，喚百頭魚，為迦毘梨？唯願垂愍！而見告示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！昔迦葉佛時，有婆羅門，生一男兒，字迦毘梨（晉言黃頭），聰明博達，於種類中，多聞第一，唯復不如諸沙門輩。其父臨終，慇懃約勅：『汝當慎莫與迦葉佛沙門講論道理。所以者何？沙門智深，汝必不如。』父沒之後，其母問曰：『汝本高朗，今頗更有勝汝者不？』答言：『沙門殊勝於我。』母復問言：『云何為勝？』答言：『我有所疑，往問沙門，其所演說，令人開解。彼若問我，我不能答。以是之故，自知不如。』母復告言：『汝何以不往學習其法？』答言：『欲學其法當作沙門，我是白衣，何緣得學？』母復告曰：『偽作沙門，學習已達，還來在家。』奉其母教，而作沙門。經少時間，讀誦三藏，綜練義理，母問之曰：『今得勝未？』答言：『學問中勝不如坐禪。何以知之？我問彼人，悉能分別；彼人問我，我不能知。因是事故，未與他等。』母復告曰：『自今已往，若共談論，儻不如時，便可罵辱。』迦毘梨言：『出家沙門，無復過罪。云何罵之？』答言：『但罵，卿當得勝。』時迦毘梨不忍違母，後日更論，理若短屈，即便罵言：『汝等愚駁！無所識別，劇於畜生，知曉何法？』諸百獸頭，皆用比之，如是數數，非一非二。緣是果報，今受魚身，而有百頭。」

阿難問佛：「何時當得脫此魚身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此賢劫中，千佛過去，猶故不脫。」爾時阿難，及於眾人，聞佛所說，悵然不樂，悲傷交懷，咸共同聲，而作是言：「身口意行，不可不慎。」

時捕魚人及牧牛人，一時俱共合掌向佛，求索出家，淨修梵行。佛即言可。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在體，便成沙門。是時世尊！為說妙法，種種苦切，漏盡結解，成阿羅漢，復為眾會廣說諸法，分別四諦苦集滅道。有得初果乃至第四果，有發大道意者，其數甚多。爾時四眾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賢愚經卷第十

## 结 行：

1. 补阙真言：南谟喝啰怛那，哆啰夜耶。佉啰佉啰。俱住俱住。摩啰摩啰。虎啰，吽。贺贺，苏怛拏，吽。泼抹拏，娑婆诃。(三遍)
2. 七佛灭罪真言：离婆离婆帝。求诃求诃帝。陀罗尼帝。尼诃啰帝。毗黎你帝。摩诃伽帝。真陵乾帝。娑婆诃。(三遍)
3. 三皈依  
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  
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  
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，统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和南圣众。(一遍)
4. 回向

愿以此功德	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	皆共成佛道
愿消三障诸烦恼	愿得智慧真明了
普愿罪障悉消除	世世常行菩萨道
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：	
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	
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	
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	

5. 礼佛（三拜/三问讯）（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）